國朝名臣錄

外二

姓二十七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李彥迪 文元公晦齋先生

初名迪後 中廟命加彥字字復古一號紫溪翁本驪州人後爲慶州人弘治辛亥生 中宗八年癸酉生員翌年甲戌登第初隷校書舘由說書歷吏郎舍人直提學丁酉陞兵曹叅知出尹全州特陞嘉善又歷大司成大司憲吏禮曹判書乙巳拜右賛成 明宗丁未竄江界癸丑在謫卒年六十三配享 明宗廟庭從祀文廟

丁丑書忘機堂無極太極說後略曰原此理之所自来雖

極微妙萬物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狀之可指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般根源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今忘機之說則都遺却此等工夫遽欲以無極太虛之體作得吾心之主使天地萬物朝宗於我而運用無滯是乃欲登天而不慮其無階欲涉海而不量其無橋其卒墜於虛遠之域而無所得也必矣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謂之寂可矣然其至寂之中有所謂於穆不已者存焉而化育流行上下昭著安得更著滅字於寂字之下試以心言之喜怒哀樂未發渾然在中者此心本然之體而謂之

寂可也及其感而遂通則喜怒哀樂發皆中節而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先儒所謂此之寂寂而感者此也若寂而為滅則是枯木死灰而已其淂不至於滅天性乎

戊寅荅忘機堂書凡四篇其略曰人物有形有質此理無形無質有形有質者不能無生死始終而其所以生死終始者實此無形無質者之所為也而無形無質者曷嘗有時而息滅哉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則其心猶天地之有陰陽也而太極之真於是乎在也其未感物也湛然虗靜若無一物是則所謂無聲無臭之妙也而未教

所云寂者也然其至虛至寂之中此理渾然無所不備
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寂而又滅則是寂然木石而
已其所以為天下之大本者何在又曰天生烝民有物
有則物者人事也則者天理也人在天地之間不能違
物而獨立安得不先於下學之實務而馳神空蕩之地
可以為上達矣天理不離於人事人事之盡足目俱到
以臻於貫通之極則天理之在吾心者至此而渾全酬
酌萬變左右逢原無非為我之實用矣又曰存養之云
只是敬以直內存之於未發之前以全其本然之天而
已若曰遊心於無極之真使虛靈之本體作得吾心之

主則是使人不為近思之學而馳心空妙其害可勝言
哉又况虛灵本是吾心之體也無極之真本是虛灵之
中所具之物也但加存之之功不以人欲之私蔽之以
致其廣大高明之體可也今曰遊心於無極曰作得吾
心之主則是以無極太極為心外之物而別以心遊之
於其間然後得以為之主也其二略曰来教擧虛灵無
極之真乃曰虛無即寂滅寂滅即虛無是未免於借儒
言而文異端之說先儒嘗析之曰此之虛虛而有彼之
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然則彼此之
虛寂同而其歸絶異固不容不辨而至於無極之云只

是形容此理之妙無影響聲臭云耳非如彼之所謂無
也又曰主敬存心而上達天理此語固善然於上達天
理上欠却下學人事四字與聖門之教有異天理不離
於人事下學人事自然上達天理若不存下學工夫直
欲上達則是釋氏覺之之說烏可諱哉其三畧曰來教
有曰敬以直内顧諟天之明命吾之心堅定不易則固
存養之謂矣而於静時工夫則有矣若夫頓除下學之
務略無體驗省察之為則於動時工夫盖未之及焉是
以其於求道之切踈蕩不實而未免流為異端空虗之
說伏覩日用酬酌之際不能無人欲之累而或失於喜

怒之際未能全其太極虛灵之本體者有矣豈非雖粗有敬以直內工夫而無此義以方外一段工夫故其體道不能精密而或至於此乎又曰爲破世人執幻形爲堅實故曰寂滅此語又甚害理蓋人之有此形體莫非天之所賦而至理寓焉是以聖門之教每於容貌形色上加工夫以盡夫天之所以賦我之則而保守其虛靈明德之本體豈流於人心惟危之地哉孟子曰形色之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豈可以此爲幻妄必使人斷除外相獨守虛灵之體而乃可以爲道乎又曰下學上達乃指示童蒙初學之士豪傑之士不如是夫以孔

子生知之聖年又非童蒙而猶不能無下學之事況不
及孔子而遽角頓除下學不用力而可以上達天理乎
是分明釋氏頓悟之故曰其四略曰來教有曰主敬存
心則於直內工夫有矣而未見義以方外省察工夫豈
非但得衣之領而斷其百裔但得網之綱而絕其萬目
者哉人之形體固當先有骨髓而後肌膚賴以充肥然
若但得骨髓一切削去皮膚則安得為人之體而其骨
髓亦必至於枯槁而無所用矣況既去皮膚而於骨髓
亦未深得者哉愚前所謂常加存養以立大本為酬酢
萬變之主者固存伯主敬存心先立其體之說初非欲

而棄之也又曰先立其體然後下學人事此語亦似未當下學人事時固當常常主敬存心安有斷除人事獨守其心必立其體然後始可事於下學乎所謂體既立則運用萬變純于一理之正而縱横自得者固無背於聖經賢傳之旨然其所謂純于一理之正而縱横自得者乃聖人從容中道之極致體既立之後有多少工夫恐未易遽至於此且如萬物生於一理仁者純乎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然其一體之中親踈遠近是非好惡之分自不可亂故孔子曰仁者人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家語又曰惟

仁人能好人能惡人以此言之仁者雖一體爲物而其
是非好惡之公亦行乎其中而不能無也
壬午除說書上劄論輔養儲貳之道丁亥除司憲府掌令
時李沆論臺諫有趙光祖餘習請禁之先生極言其非
并年譜
金安老之子禧尚 仁廟妹封延城尉安老寖陞甲申以
吏曹判書專權自恣政府六貴舉劾其罪遠竄後因公
主移配豐德或見安老曰何不以調停己卯人之意交
懽兩人乎然則權易致蓋沈彥慶兄弟欲引用己卯人
顧無其援安老傾心納欵然後使妻黨正言蔡無擇倡

言 東宮孤單須金安老乃爲之羽翼大司憲沈彦光
等信調停之語隨聲和附擧朝靡然司諫李彦迪力言
日觀其處心行事眞小人情狀若得志誤國必矣彦先
乃言彦迪在朝安老不得入遂劾罷之己卯黨籍補
在全州嘗遇節日府人張儺戲觀察使金思齋正國猶時
顧而色笑之先生迺然若無見也造次倉卒靜正自持
無疾言遽色李白沙恒福撰墓誌
壬寅除議政府右參贊十二月請闕再陳情懇乞退朝廷
不得已除安東府使且行獻覲 東宮 東宮手書謝
日今受外任於公之孝則得矣余恐久未聞嘉言格論

之除特贈全協之辭感激于懷銘心服膺 年譜

晦齋爲全州府尹因求言上疏累千言爲綱者一曰人主心術爲目者十曰嚴家政曰養國本曰正朝廷曰愼用舍曰順天道曰正人心曰廣言路曰戒侈欲曰 政曰審幾微極其忠讜 中廟深加奬歎曰古之眞德秀無以過也 命傳示東宮及仁廟即位擢授右賛成晦齋再辭 下教曰往年先王覽觀御疏固已歎服且於書筵聞講說予爲御留意久矣豈不合貳公乎乃就職 東閣雜記

公感兩朝知遇之隆自力一行蓋欲以有爲而 仁宗不

豫日久國家隱憂有不可言者公私謂領議政尹仁鏡
曰當今 主上無嗣大君年幼何不早建白封為世弟
以定國本乎仁鏡然公言而不能用乙巳七月 仁宗
昇遐 明宗承序當舉垂簾儀百官會議仁鏡曰今有
大王大妃 王大妃何殿當聽政乎左右默然公曰昔
宋哲宗時太皇太后同聽政自有古例不須疑問今但
定垂簾儀制耳議定 退溪撰行狀
乙巳八月上劄論信讒邪私戚屬之禍
政府書啓十條一請 慈殿善導養聖質二請愽選經筵
官恒與之講論咨問成就聖學三請 殿下於 大行

王有子道有臣道喪禮不可不盡誠孝四請嚴宮禁防
戚里五請愼擇宮人六請勿用特旨七請勿用判付八
請改院職出納惟允內旨有不合許令封還九請宮中
府中當爲一體請勿問私門以昭平明之理十言 大
行王學問之效公道大行人顒至治奄至斯極今 上
嗣緖國人方以望於 大行王者望於 殿下其機甚
重願 兩殿留神焉大率公所筆定也 行狀
院相李彥迪以密封箚子入啓其辭曰醫官朴世擧來見
臣言 仁廟大漸之日手持小紙使尹與義覽之曰解
見否與義曰解見矣大君以世子儀仗入來 仁宗傳

教醫貟亦叅聽云此傳教其日不下政院此必尹任父子之所為全爲駭愕朝野記聞
初尹元衡與尹任怨仇已深而林百齡李芑爲其心腹謀欲傾覆士林以濟其奸元衡託密旨誘臺諫使彈尹任臺諫不從芑等詣閤門欲有所啓　兩殿卽同御忠順堂引入宰樞將加尹任等罪時天威震赫人莫敢少忤公從容言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當彼時專心於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擧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罹禍聞者縮頸而公色不懾旣已芑等錄功號曰衛社併錄其日入侍宰樞公亦與焉公力辭以爲豈可無功而

濫受以斎王典不聽

先生以院相入直召注書書啓曰凡罪人當取服定罪近日三省訊鞫過用刑杖徑斃者多恐有橫冤欲望用校正杖得情然後定罪翌日芑入見啓草忿然曰渠恐杖落渠膝故耶加以仁鏡用前勞反有嗛於先生元衡以先生嘗有救己之言屢欲納交先生絶不往由是甚恨焉三歲含蓄其謀欲中害不遺餘力矣 行狀

李芑在 中廟朝以贓吏女壻不得爲顯職建議以芑有才可破格許通或以爲不可李彦迪爲大憲亢主可通之論芑遂躋清顯後彦廸識破芑心術不正爲慶尚監

司時語都事李天啓曰近觀時議李芑必作相芑為人
兇險必禍士林天啓俄拜持平芑為相乃劾遞之芑由
是御彥廸及天啓嘗於經席啓曰李彥廸有學問人望
重矣然其心偏為全州府尹上疏以補養 東宮為言
東宮自安又何輔養其心不可知也 東宮失火彥廸
欲推其所自出其論不正 主上卽位之初乃為十條
之戒至以為封還內降褻人主手足是皆彥廸與柳灌
共為之事也且以密旨為不正而猶且見錄勳籍安享
爵位臣賴彥廸得以許通於臣固有大德矣臣以大義
不敢不啓兩司繼劾之彥廸削勳削職未幾遠竄天啓

亦被竄 東閣雜記

丁未九月因良才驛誹書加罪乙巳諸人公亦江界府安置家人聞謫命相與號泣公怡然如平日屬家人曰善奉養大夫人皇天在上吾不久當還矣明年大夫人下世公用遺衣服設位朝夕擧哭毀戚以盡三年

公在窮厄有以自安講學著書不斁其功未明而起乾乾夕惕几案間嘗書自戒之辭曰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爲君親有未誠歟持心有未正歟忽有御命官疾馳入城一府驚怖謂有不善意公不爲動正坐看書其一視死生不易素操如此

公天資近道英悟出人乃於俗學之外知有所謂爲己之
學而欲求之講明體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年二十
七而作五箴三十而又作立箴其言皆古聖賢切要之
旨蓋於操存省察懲窒遷改實有所事非空言也
公事親之際愛敬兼至温清滫瀡亦無不盡而祭先之禮
務極其誠與弟彥迪友悌尤篤治家有法接人以禮撫
宗族馭僮僕咸得其宜爲人安重端詳雅有高趣默默
終日人莫能窺其際其在朝廷論建施爲正大光明其
言論風旨固足以備勸講而補袞職至於斥奸邪定危
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然公旣深自韜晦故人

未有知其為有道者也

公築室於紫玉山中靜坐一室左右圖書研精覃思旣專且久而所見始親切焉所著奉先雜儀求仁錄晉修八規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而未及成書（幷奇高峰撰碑）

退溪先生書狀公之行而曰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于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受授之處而自奮於斯學

闇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於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此其於公之道可謂深知而善言之也

晦齋先生詩曰萬物變遷無定態一身閒適自隨時年來漸着經營力長對青山不賦詩語意甚高非區區作詩者所能及也又詩曰萬物得時皆自樂一身隨分亦無憂又得得神清真氣泰一身還是一唐虞觀此則先生之所養可知 芝峯類說

李晦齋先生慶山東軒詩曰鳴鳩枝上七雛鷇而中適對偶天成其他可觀者頗多不專力於詩學而自發於性

情是知稟質高明則不勞而得也 雪溪漫筆

嘗聞之先生入直玉堂晨興揖同僚終日默然惟閱經史時聞謦欬聲而已及至就寢俟同僚熟寐起坐達曙詢聞其家居亦然吁當其默然必有心得及其夜坐必有精思平生心得其可限量平生精思其可涯際 許草堂曄謨文集跋

六月十五日李相彥迪為文廟獻官視其容止從容中禮斯人君子也 耻齋日錄

金安老得志嘗有慶州人行賂求官安老私語曰絕勿使李某知也 墓誌

李賛成復古素清苦丁未間江界安置適值寒冱衣裳單薄將不能堪張同知世豪使燕京還中途遇之語人曰斯人雖得罪朝廷是豈使之凍死乎遂脫狐裘贈之公受而不辭盖以成其美也丙辰丁巳錄

李公言行不及聞見嘗聞李公以朱子攻唐仲友爲太過云且爲完山尹主文科初試出周公東征論以周公爲未盡善其時擧子非周公者多参試云此兩語得之傳聞不可爲的然恐必有近似之言而如是流傳也若果爾則輕議聖賢無乃不韙乎爲完山時上䟽論一綱十目嘗見其䟽其學可謂博矣然少精神又不親切未知

其後之所見又何如也

李公與宋圭菴論心性先動之說其言非之以為心為之動不可着先字引朱子說以動處是心動底是性者以明之士友間或以其之言為庶幾云（并高峯集）

復古學聖賢之道而致知之見不明當時大小尹之禍朝夕必發國勢抗捏愚婦所知猶不早退於官卑之日以至於負重而不可解流死異域恐虧於明哲之見也（南冥）

年譜

中朝使臣問東國有能知心學人否禮曹列數以答先先生參列其中又以答忘機堂論無極太極四五書始

得程朱微旨以示之但未知使臣見淺以為何如也退溪集

李彦迪博學能文事親至孝好玩性理之書手不釋卷持身莊重口無擇言多所著述深造精微學者亦以道學推之但無經濟大才及立朝大節乙巳之難彦迪欲周旋陰救士類故不能直言匡救而迫于權奸作推官以考訊善類至於錄功郭珣被刑訊仰見彦迪作推官乃歎曰安知吾輩死於復古之手乎彦迪後悔稍與權奸異 得罪削功遠竄而卒

道學之名非古也古之為士者入則孝出則悌仕則以道

事君不合則奉身而退如此者謂之善不如此者謂之惡不以道學別立名目及其世降道喪聖賢之統不傳惡者固不足道矣雖所謂善者亦徒知孝友忠信而不知進退之義性情之蘊往往行不著習不察於是擇其窮理正心以道出處者目之以道學道學之立名喪世之所不得已也此名旣立奸人或指而斥之反使不容於世吁可悲矣嗚呼道學之名旣出於喪世而世又降俗又下則又以能講經著書者目爲道學其於心性工夫出處大節有不暇恤者尤見世道之變也趙文正之學雖有所未盡觀其立朝惟以行道爲務非三代之道

不敢陳於王前此其得道德之名固宜矣若李文元則只是忠孝之人多讀古書善於著述耳觀其居家不能遠不正之色立朝不能任行道之責乙巳之難不能直言抗節乃至屢作推官叅錄僞勳雖竟得罪賴亦泚矣烏可以道學推之耶噫文元雖不可當道學之名而其賢則世不可多得斯人之不容於世豈不痛惜哉并石潭日記

晦齋以道學名世為百代儒宗其所樹立卓然奇偉姑置不論今但取其立朝終始而言之平生直道而行無所回互雖處風波蕩激之中而不震不慄本末一致無纖

耄其爲司諫也力捍奸臣身遭中傷斥退田野至於八
年之久其終也又困於權奸白首西遷賦鵩窮徼萬死
而不回此其立身之節也世亂則一壑林泉隱居求志
歌詠先王之道若將終身及其遇時一起便知三聖嘉
言嘉謨朝啓夕沃莫非三代名臣訓誥中語　中廟之
末先生柄幾引退及　仁廟卽位以隆禮累召當時四
方拭目以觀新化先生感　兩朝知遇之恩力疾一起
不幸　仁廟昇遐時事一變斯固人事之不可預測者
也先生旣在危邦無可去之義雖欲不俟終日其可得
乎旣不可去則所以因事周旋竭其心力以盡夫忠愛

之誠道旣不行然後去是其行止久速與時屈伸可謂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異矣世人徒見其時權忠定之論救被罪之人而晦齋不言以為似欠直截然忠定自忠定晦齋自晦齋何必相同若然則比干以諫死為仁箕子之狂微子之去不得為仁乎聖人旣取史魚之如矢則伯玉之君子可廢乎賢人君子所同者心所不同者跡故曰君子仁而已矣何必同且當時晦齋非不言耳以今觀之忠定之所言者小晦齋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晦齋有焉　明廟即位之初十條啓辭先

生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傅告君之辭無以過此既勸
慈殿以善道導養　明廟又勸　明廟盡子道於　仁
宗其他嚴宮禁也杜戚里也請愼擇宮人也勿用特旨
也勿用判付也封還內旨也宮府一體也勿開私門也
無非濬治平之大源而立正始之要道杜宮掖之徑竇
而梳奸邪之心膽其精誠昭著力量甚大包括該盡使
其言得用則士禍何自而作區區一二人事言亦可不
言亦可也其後李芑譖先生正指此爲詭乃曰彥迪書
啓十條繫人主手足先生竟以此蒙禍使先生少有觀
望時世有所遷就撓屈則其時何時而不顧羣奸協圖

之怨敢陳先事之戒耶及入對忠愼堂也滿庭頸縮面無人色而先生獨從容啓曰事必先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所謂先明正大者指元衡等交通締結倚附幽陰欲復舊讎而起此獄其言之痛切又忠定之疏之所不及也特言簡而且婉故人不能知耳鳳城請罪時晦齋隨參與否不可考然今於集中有乙巳劄子二篇其一極論讒邪戚里之禍有曰今者國家運否治亂安危之機繫於 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可掩而羣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或不能全

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蓋有二焉曰信讒邪
也私戚里也讒邪陰肆眩惑而傾倒是非戚里恃寵縱
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懼也若欲保
宗廟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徑不借以權勢也又
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為女中堯舜者以其信任
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仁恩也太后從父高遵裕抵罪
太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議乎伏願 慈
殿以此為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幷稱此皆直指元
老元衡等狐鼠鬼蜮之狀以曉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
其言可謂烈日秋霜矣非天下之大勇能知是乎其一

勸 上盡孝悌之道而因及洪嬪鳳城之事略曰聖人人倫之至人君能盡孝悌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於神明光于四海臣竊念 仁宗於 主上有父道焉殿下事 王大妃者有絲毫欠闕則於 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又言近日 上教悲慟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禁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孝仁友愛之至何以及此又曰顧 殿下全孝悌之德極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堯舜之域由是而興堯舜之治其言懇惻悲痛至今讀之令人隕涕但其劄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鳳城但請防禁尚無他語晦齋或慮言之無益而

反速大禍益累　明廟聖德故不果上盖是時奸臣林立因事起禍益肆胸臆一節深於一節其勢難以口舌爭如尹任其初止遠竄柳灌適相仁淑罷旣而因白仁傑啓辭任加絶島灌與仁淑付處及權忠定上疏論救而三人皆以逆誅大禍蔓延不可救撲故晦齋於忠定疏中刊去危言而曰勢已至此徒惹起不測矣益其意可見夫賢人君子諫說於君非但自爲已事已而所愛者君所憂者國言之而有補於君有益於國則固君子之所顧何憚而不言若言之而無益非徒無益反愈甚焉則事雖可言而有時不敢盡以存隨時之義此雖非

事君之常道而亦理勢之所不得已也斯義也在易左
詳言之故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法晦齋於此必有所
見矣昔程明道不非新法其爲神宗言但曰興利之臣
日進尚德之風寖衰其後每日新法之害吾黨激成之
君子之用意究轉而慮事深遠也如此此事惟明道知
之如呂晦張戩諸人舉不及此盖小人之性其毒如蛇
蝎其暴如狼虎彼方肆其狠愎力戰天下之公議以求
必勝君子於此若一舉而絶其根本使無後患則豈不
善哉不然撩虺蟄之頭跐虎狼之尾求以止亂適以長
亂乙巳小人報言鳳城賢明衆心歸附以此爲機穽當

時一言救解大禍立至晦齋雖不明言鳳城之寃而以誅邪戚里之禍孝悌堯舜之道披肝瀝血詳論而極言之無非為鳳城地也嗚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知聖賢之心柳下惠三黜不去而孟子以為介蓋既三黜則知其以直道事君不以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今晦齋先生有下惠之三黜而無下惠之不去使當日少貶其道以從時議則三公之貴萬鍾之富可以安享何故而離親去國投竄流離殞身於魑魅之域哉如遇孟子其以為介乎不介乎斯固未可知也而千載之下有志之士必有扼腕而太息者也慶會南門推鞫時先生同參與

否亦未可知其時三人已死見鞫之人乃李德應成蕃及婢子毛[犭年]等輩耳 聖諭鞫諸賢於南門外此必有所指而未知爲何人也先生既爲獄官而國有大獄無論盧宋叅與不叅固不足論也獨其并錄勳籍誠爲不幸當時入對忠順堂諸公舉皆不免權忠定亦與焉晦齋力辭至曰非但有譏於一時亦且傳笑於萬世如此而猶不得免則斯又事勢之無可如何者也惟有不享其利爲自處之道未數月而先生去位矣往時聞李叔獻嘗議晦齋有不滿之意私自歎息以爲今人從乎地上點檢昔人得失甚易至於事到手裡何嘗能及古人

一二脚跟盖賢者其所全者大假使一二細德微有小出入不可以小而傷其大也况如晦齋先生身心内外表裡洞然潔白輝光行止語默不道不行如此而猶未免於洗垢而索瘢則天下豈復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者乎 柳西崖成龍書答谿學凱後

李彦迪性沉靜端慤孝友忠信篤好性理之學深有造詣事 恭僖王 榮靖王 新蕘王其格君陳謨之實不愧所學其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殆有得於程朱微旨云 寄齋雜記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若吾文元公晦

齋先生其真所謂學問者哉先生之學專用心於內基於誠意而發於致知故事皆有實而明無不燭以之爲親盡其孝與弟盡其友事君盡其忠遇士盡其愛至於御下莅民處患臨流莫不一本其所存而曲當其所應非務於心學其孰能與此成仁智之德立開繼之業吾三韓有人焉爾予嘗在辛丑年間以書爲贄而禮焉望儼即溫親承謦咳窃窺其有方寸之學遂將程氏附註書叩疑不已仍請存心之要久之先生指其掌曰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亡退而省乎心粗覺其爲忘助之異名而尤喜其親切而有味也旣而先師灘叟先生與

先生論喜怒哀樂未發爲予道其詳予又竊自歎曰此
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嗚呼已矣自予入海先生出
塞歲才七周而塞訃至海廷懷悼惜每中夜潸處至恨
冥頑獨久於世也暨 聖上始初淸明誤首蒙恩復侍
經幄感念今昔之不暇而面受 聖旨讐正先生集爲
之慨然而讀曰眞布帛菽粟矣乎其詩和平易直其文
明白縝密書札證辨之協疏劄規箴之深與夫當消長
危疑之際言論風旨無非出於誠而濟以明者比昔所
見聞鮮有不合然後益驗先生之心未嘗一日而放也
蓋此心既受專一虛靜則道理昭著自然流出有若是

者焉可誣我因念孟子指出此竅為己明矣若予者不知反求而曰如此為俗學如此為儒者之學實先生罪人也亦可哀已 藴齋集

少時聞人言先生已巳之處變或未盡善也及今見退溪文集中三人未必全然無罪之論與夫玉堂辨白之劄又得先生年譜而叅考之然後果知先生當日處事不得不爾也大槩退陶先生同時立朝目覩先生處變之道至作行狀曰斥姦邪定危疑直前無畏雖賁育莫之奪也後來學者安知六十年前事而莫信退陶之尊崇乎 道東編

臣於前日二十日得侍經筵猥承　聖問其於五賢之事
眷眷不已欽仰　聖上好賢樂道之盛心也第於先正
臣李彥迪乙巳之事不能無分毫疑問臣幸得以實錄
摠裁之官得窺秘府並函其於此事考閱頗詳故畧及
一二而緣臣老衰氣弱猶不能備陳所見退而思之不
勝抃躍今幸再近威顏敢畢前說以俟　聖上裁處忠
順堂引見時彥迪曰事須明正不然恐士林之禍作矣
今者一國大小臣民皆一心仰戴無敢有私念者罪一
尹任有何所難而密旨不下于政院而下于他處事不
明白故人心不安何必如是且人臣專於所事異時專

心於 大行王者到今豈宜深罪令上於 王大妃有
母子之道焉若事或有未安其於 王大妃何恐累聖
德因涕泣橫流聞者縮頸而彥廸無懼色及玉堂與獻
納白仁傑交章論密旨之非正 大王大妃命召李芑
等下教曰頃日不測之禍將廹於 宗社不得已有密
旨之下令見玉堂及臺諫所啓皆言此事之非反以徇
國之人為不正論之不已如此異議之人不為痛治何
能為國事其以仁傑詔獄其餘臺諫皆削奪官爵鄭順
朋以病未來即遣史官密議以來傳教之下左右皆默
然無敢言者彥廸極力救解權橃申光漢等從而贊之

左右令彦廸草啓彦廸下筆立草辭語剴切事得少弛
芑等既激 上怒鄭順朋又上疏有云彦廸退自經筵
言 新君英明則柳仁淑黙然不荅而不悅之色見於
面目 慈殿因此下教曰仁淑不悅之色彦廸言之則
此豈虚事將以彦廸為證而加其罪彦廸即啓曰其日
臣退自經筵見仁淑於實錄廳只言 聖質高明學文
亦達矣實未見仁淑辭色如何今咫尺之地臣何敢有
隱事得少沮及柳灌等賜死彦廸在闕中與一二宰臣
慘然不語見者已知其不免於禍矣明年因覲親下鄉
遂不入朝九月因李芑啓辭竄江界臣按彦廸學問之

高下造詣之淺深臣以末學固未敢窺見涯涘惟先正
臣李滉撰行狀以爲有體有用之學精詣之見獨得之
妙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求之東方鮮有其倫
其所稱揚若是其崇極只恨以李滉之邃學奇大升之
博問只據家狀及定難記爲之論撰使彦廸一時周旋
之力不能無一二泯沒不免有後人之疑永爲斯文之
恨故臣謹錄所見如右以備　聖上博觀之萬一李白沙恒
福啓

十月初四日進謁先生以晦齋大學或問補遺一卷許覽
曰博引古書殊無正擇古經之意

問畜色與乙巳事晦退均有其過而先生獨咎晦齋何也

先生良久答曰凡觀人之道當分成德後與未成德前

退溪之失在於年少時晦齋則既老而有此失所以不

能無別也 并栗谷語錄

蔡世英

字英之號任眞平康人　生　中宗五年庚午進士丁丑登第薦入史局歷春坊玉堂直　學明宗戊申吏文庭試第一陞嘉善拜吏曹參判出爲京畿湖西觀察使官至戶曹判書　卒年七十九

己卯禍作日公以史官聞變赴闕則鄭文翼光弼先在座趍問事所由則曰余亦後至不敢知也移就南袞問之袞猶囁嚅若有商量者光弼顧曰史氏第記所見未是袞與沈貞洪景舟等先將趙靜庵等傳致大逆収孥籍財餘論有差時金謹思以假承旨將改下罪業倉卒遽

取公筆公急起執還曰此史管他人所不得用聞者肅然紀年通攷曰時注書沈思順未及入檢閱蔡世英不書罪籍把筆極諫曰此人等罪犯未彰不可備成底語枉殺無辜願聞可死之罪咸賓攬取世英筆世英據雲身抗辭曰此史筆非他人所得把還奪之公仍言臣非諫官出位有罪第不審此等胡大罪今乃爾耶三刺未行願聞罪名右相安瑭在外咫尺不得入請召議之左右見公之為背縮頸不敢平視瑭亦懼公不免時顧而咳目攝之光弼從而廷爭之強　上為之霽威略加恩貸有膚謹聞而壯之曰不識蔡某作何狀乃能為循柳湛閔起文亦相語曰世無君子者惟老蔡一人而已

公坐廢者四年後雖用猶不肯尾合優游百僚底殆數十
年然或僂行道上識者猶竊指之曰此 上前奪筆公
也時人歛避而目送之及黨禁解而一時正士旣草薙
之無餘惟公屹然獨秀爲士林後凋之望蒼顔黃髮煇
暎縉紳
公資禀英毅襟韻雅素凝重愼黙恬靜篤實平居莊重人
不敢干至接燕語和氣滿容李樑當路欲相引重愈益
自外義不躔門其爲學沉潛奧義專務爲己事親務以
養志不計有無事君遇事殫力不擇燥濕每遇國忌至
老喫素

公早游庠序有作輒冠軍時稱賈傅文章及長博覽經史
日夜忘倦天文醫藥以至華語無不涉獵
公當己卯之始載筆柱下時士方澡雪精白出而自眩鬻
公乃不樂為矯激不高自標眞粥粥若無能於儕輩獨
然
公處家不治生産性無好僻芬華富貴視如浮雲見世臣
室多壓良民時遣子弟點視鄉莊戒勿踵弊

朴紹　文康公

字彦胄號冶川平度公訔之　代孫弘治癸丑生

中宗十三年戊寅擧鄉貢三試皆第一己卯春中司

馬第二仍魁大科歷修撰史郞舍人改司諫罷歸陜

川甲午卒年四十二　肅宗甲戌賜諡

公秀氣孤稟德宇渾成自在孩稚步趍有度已知爲偉人

遠器也年僅十餘祖縣尹公感疾侍側不懈夜不褫衣

縣尹公歎曰有此一孫兒足瘳吾病矣未及羈丱便有

求道之志寒暄先生嘗任同縣未谷村邑人尚有能稱

道其風烈者公聞而慕之每詢先生及門弟子言論擧

措必籍而識之時當戊午殺戮之餘士氣蕭然公獨注
意鑽礪講學不輟問朴松堂英學有淵源遂往從之專
心承誨研窮義理見識益廣踐履彌篤深造極詣粹然
卓立一時輩行咸推仰顧交松堂亦曰子乃我師非我
友也
金慕齋觀察嶺南於公戚聯雅敬重之凡事必咨一日出
示一編書曰吾欲使一道士子有所模準於子意何如
公曰此相公作成美意非初學所敢與但此書孰如朱
子十訓金公笑曰自忝本職晝夜覃思以成此書今聞
子言始覺用工之間慢也遂書十訓及白鹿洞規遍揭

州縣學壁永為矜式 幷朴思庵撰碑

公八歲而孤長于母鄉携書入伽倻山危坐沉玩至忘寢食覲省之外不遑出外者七八年嘗就講席擧止雍容諸公曰今日得玉堂正字可賀時趙靜菴在座曰觀其精采非屈於人下者宜必以正字為期乎名在賢良薦中而徑赴恒試識者韙之 日月錄

為吏郞以李相繼孟賜謚官赴湖南之錦城州牧乃朴訥齋祥於公先進也凡祗延公禮不為少讓朴公初訝其年少侠氣及使事既畢公晤語款洽禮敬備至朴公始服其雅量

是時羣賢被禍之後人諱性理之學書筵進講但循例塞
責而已適李文元公彥迪淹滯芸閣公在天曹力遷除
說書自此遂爲文學稱善始以程朱諸書竭誠啓迪其
位賓師者以世子幼冲此非急務兩公不沮討論益力
仁廟聖質雖曰出於天而道德夙成豈無所養而然歟
并碑
金安老屏黜在外羣小方扃復用紹時以司諫奮不顧身
力主沮遏一日見任棿議之棿曰君之長官豈可信乎
盖時棿規爲大諫已與安老之黨相結紹悟之欲先斥
去反爲所擠左遷司成李彥迪以密陽府使代爲司諫

再三訪紹紹盧累彥廸避而不見及安老將入彥廸爭之大悳沈彥先等以為彥廸在朝安老不得入即劾罷彥廸 日月錄

中廟辛卯歲金安老始自謫中来先逐李復古彥廸朴彥冑紹等靜容亦被斥盖以骨鯁憚之也

朴司諫彥冑真率無僞表裡如一見之者皆謂玉人 并丙辰丁巳錄

王父被罷退在南陽岦黨忌其在近遂挈家歸陜川距京都九日程也嘗與金二相光準為别交金有一奴善走一日能行三百里時議或有及於王父者則必以此奴

通之三日乃達以為常一時以為朴真與全叔藝氣味
不相類何啻氷炭之殊性而交契如此不可知也
王父在陝川五年而沒子女稚幼啼號滿室伯父總角冠
矣王父在世之日與晋州居李生　光為深交及聞其
訃以麻鞋竹杖赴之自二十里外踰山頂而來及到王
父家後山高報呼伯父之名曰得葬穴矣痛乃翁賢而
不得壽欲為子孫求善地今果得矣仍下臨痛哭而去
今之墳乃其所点處後之觀者皆謂極好當並於東萊
鄭氏山云
沈忠惠公連源與王父為異姓再從兄弟而仍許為友沈

以副提學出爲濟州牧使盖亦坐於王父也一日痛哭失聲曰賢者亡矣謫人金世翰潛使人問之乃王父之訃也

周愼齋世鵬與王父非特一時相善而已聞其訃以壺酒來奠於基下伯父聞之急上去則已撤還盖慮其連累也

并梧窓雜記

公資禀旣異而加之以學問躬行自得方寸瑩然儀表閒雅寬而有制和而不流事親有至孝之誠兄弟篤友愛之情處閨門得恩義之正順理而行沛然有裕非如困學之士積分累寸而成之者也平生以大學論語程朱

及西山衍義等書爲進學階梯深願力探亹亹不厭充
養旣厚英華發外望其容貌接其辭氣賢者服其心不
肖者薰其德人謂聞明道之風而興起者也
公早失嚴顔長抱蓼莪之悲每見衰麻者必問親年幾何
嗚咽不已事諸叔父盡愛敬季叔毋窮老寡居繼供甘
旨雖留住隔遠而仕羅必省其析産也一聽其伯姊處
分起居奉養有若慈闈二弟縮縛𢇁襁而孤撫養訓誨
恩義極盡皆終有所成就俸祿及朋友餉問必分遠近
諸族其睦姻周恤之篤雖婦黨亦然有故舊深疾人不
敢近者投藥餌以濟之隣里有喪窮者與之棺槨雖愚

賤之人待之必敬必誠不敢少慢至如肖翹微物亦加矜憐焉

公嘗曰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古人格言學者何敢小忽又曰人言讀孟氏書則能文吾意論語尤切每月必讀過一遍其自飭精密如此

嘗語學者曰為學之方先收放心涵養本原辨別義利立其大者則餘可馴致聖賢之訓一話一言無非至教循是以進可以上達其摛文平易典雅理勝字順詩亦溫厚平淡不嘗華靡嘗有詩曰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還應不自然緊慢合宜功必至寔能除得忘中緣公之為

學操存精密脚踏實地已到自慊不欺之地矣其罷歸
南中路吟一絶曰名利前頭路幾千却来江上有漁船
一心似水収吾内萬事如雲只付天其恬於榮辱素位
無慍亦可想矣
見人非道輒懇懇規切許流兄弟於公爲戚屬相與往来
契分素厚及聞其過妹家而不入峻責以絶之許深啣
之排擯傾陷無遺力焉至使困頓跋躓終於遐裔村不
爲世用道不行於時嗚呼痛哉
嗚呼公以特絶之資承潘南忠義家法私淑於金寒暄真
實用力之餘規而師友於趙文正修己治人之正学進

可以行道濟世退可以立言牖後而陽不能勝陰邪必至於害正卒不得展其所蘊而壽又不享遐筭天之所以生公者果何意歟雖然遺風不死餘敎有傳此足以補世道而振俗渝矣後之尚論之士庶幾沿其流而得其源則此豈非天意所存也耶并碑

公氣禀和粹表裡如一望之如祥鸞瑞鳳

金慕齋嘗曰孝直發越彥胄精密先賢相許蓋可想矣并家錄

公與松堂嘗論論孟文體以為論優久而未決公後以此質於慕齋慕齋曰論語勝蓋二書譬之織錦孟子如以

生絲織成而光彩燁然論語如以熟絲織成而文章亦章亦猶之然則將何所取松堂聞之亦以為然其論遂定西浦記聞

始壬人安老以詞翰名隆一時名勝多許為友而如明允辨奸者亦不乏其人既安老以直學士倡而是之論而心腹披露無餘始左於士林及其子禧尚主為 仁廟姨安老憑藉與援躐都冢宰擅權自恣顛倒濁亂乃政府六卿舉劾其罪遂竄于外無何而用主丐恩量移畿邑時己卯諸賢久錮人情鬱怫安老密書交關於顯赫而欲解錮者沈彥慶彥光兄弟倡謂安老朝入錮且夕

鮮大夫之畏焰者覩鮮者靡然莫敢難而安老又嗾其黨煽謂　東宮孤危非安老無以輔翼之往来劫鉗人口使子禧日匍匐扵左相李荇之門李為力史之不佞之曾王父府君方以司諫在事素與典翰趙先生為斷金交非直縉帶也曾王父與趙先生欲極言列其必凶于國之狀藁已議草弾文矣曾王父先與大諫權輗正言蔡無擇同坐廢之咸應曰諾曾王父退為友人任公楗言之任曰君之同席可信乎曾王父愕然不料無擇其黨謀先逐蔡而權與蔡合難動趙先生獨自上劄未報而奸黨一紙并劾趙先生與曾王父奪官而晦齋自

南召代司諫論益协綺被劾去而安老遂入不可復制
其錮巳卯人視前尤牢而李相芀亦晦其爲合諸宰啓
白其罪旋爲所中流竄不良死其禍亘一國睚眦小故
率起大獄 浴西集

竊聞諸先父兄傳説之語曰冶川公天資純粹平生行事
以仁厚爲本又有風力截然不可犯故竊高祖三勝之
爲會寧判官金安老以當國大臣因其女婚求貂帳高
祖峻斥僉婁郎日棄官南歸安老聞言协遣曰此非朴
某一家耶盖冶川公於高祖爲表從兄弟故畏服冶川
公而云然也 尹巡記

成運

字健叔號大谷昌寧人弘治丁巳生 中宗二十六年辛卯司馬壬寅以薦授社稷叅奉不就 明宗丙寅舉經明行修召拜六品職謝恩即歸 宣祖朝屢除官至司贍寺正皆不起己卯卒年八十三

公年三十餘就有司中司馬試既而乙巳仲氏與羣賢罹禍公作詩以見志遂歸報恩縣卜築泉石間名曰大谷副正公性甚嚴峻而公在傍則曰見其和豫之色事伯氏如副正公每追悼仲氏言及必涕泣沾衣與夫人相敬白首如一日嘗於僻居有色盼者窺之公覺之即避去

尤謹於辭受常曰吾平生所戒色與得二子而已 并尤庵宋時烈撰墓碣

公學問充養不作驚世之行自視歉然每夫人年九十務供甘旨夫人若少睡在側慰悅及亡哀毁過禮凡患痼疾嘗藥煮粥寢不解帶宗族家貧不能供祭公每於家設假位祭之家甚貧布褐不完簞瓢屢空常晏如 一善志

公髫年志道長益涵揉嘗曰聖賢之書必須大着心胸高着眼目以求之不然則句讀而已其於上達宜能有望然外事物而談性命非學也顯微精粗必交致其功然後無架虛躐等之弊矣又曰學者立志爲先若不激昂

振作雖有美質决無有成之理志立然後細察吾心纔覺有己私勇猛克去不留苗脉則自然天理昭著矣其客念之紛起者亦持敬之不至爾若此心収歛凝定則外邪自不入矣此皆真積實體之言非懸想揣摸之可及也

公聞人有善稱賞不已使其成就其不善則覆盖之接人和氣藹然無貴賤賢愚各以誠意鄉人無不化服焉然不欲以師道自居有請業者輒解若見憤悱以求者則亦為之諄諄啓發其族黨之間恩義周至平居若無可否而至其斷義理筭成敗論人賢否則有非常情所及

者當陳復昌有公時公獨以為不吉後仲氏果中其螫
以死 并墓碣
公雅好山水結廬鍾山之麓濯纓澗流左右圖書佳時騎
牛往来常令一童隨觸景吟咏酌酒徵醺手撫枯桐消
遣日月者四十餘年 一善志
嘉靖壬寅用大臣薦授社稷署叅奉不就癸丑除 光陵
叅奉供職數日棄歸丙寅舉經明行修 明廟命驛召
赴朝將訪治道待以不次公辭不獲免自載至京師拜
通禮院引儀 命登對因辭以疾再還造紙署司紙謝
恩再上章乞骸竟退 命賜食物 墓表陰記

公資禀温粹志氣豪邁其學專務存養精索故其言有物其行如常然終不為世用故謂之隱成而又惜時人不知其高云爾
公德器渾成和光混跡惟恐人知而風標介潔超然於物外視世之所屑者無異草芥常處俗維清勝飄然獨往屢日而返佳辰勝日或携冠童徜徉水石間弹琴咏詩調韻清古聽之者無不灑然而自失也盖人見其逍遥山水獨立乎塵外則但知其有幽静之操見其吟哦雲月不屑乎俗務則但知其有古雅之趣而已若其遊心經史耽玩理致以自樂其所樂則人或不知也噫公所

蘊者甚重而卒以不施於世豈不惜哉

公所友曺南冥徐花潭李土亭皆聞世名賢與南冥最為莫逆交南冥有壁立千仞底氣像而公濟以温厚南冥曰健叔如精金美玉吾所不及也蘇齋盧相亦以一行無愆稱於筵席而趙重峰則并以退陶稱之曰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材其引重亦深矣至其一門之賢如聽松東洲牛溪板谷連芳并彩大為一時之壮焉東洲嘗宰報恩南冥土亭花潭皆遠至為對床連夜語李相國浚慶聞之曰應有德星見於天矣 并墓碣

公居林下四十年其所以杜門求志者必有其學識退確

守者必有其見玩而忘飢不知老之將至者必有其樂人但見考槃澗谷琹書自娛而已若其所存則鮮能窺測 墓表陰記

己卯五月處士成運卒運守靜山林謝絕世紛餘四十年卒家數里有溪逕可玩築小室其間每閒日騎牛而往蕭然獨坐有時彈琹數曲自適而已人有願聽者皆不為彈樂善好樂無物無競居家不問有無簞瓢或空晏如也 明廟朝拜六品徵至京城病不能進見辭職以歸今 上朝屢承爵命皆不至時賜穀帛以優其老至是卒 上命致賻學者推之為大谷先生 經筵日記

成大谷詩如其人冲澹閒雅有西湖處士之遺韻其詩句
之佳者如春服稱身瘦袖短古琴佽手七絃長十年嘗
進山中藥客到時聞口齒香其送曺南冥詩曰冥鴻獨
向海南飛正值秋風落木時滿地稻梁鷄鶩啄碧雲天
外自忘機如此者甚多（晴窓軟談）

南冥嘗曰健叔律身如玉人莫敢聞也（並德川師友錄）

南冥自京南歸時入俗離山訪先生臨別期以明年八月
十五日會伽倻之海印寺及期大雨連日南冥冒雨而
行及至寺門先生已到方脫簑衣云

成健叔清德之致令人起敬可惜時人不甚知其高耳然

知不知何關於隱者事惟公屢過其門所得想多也其所論曺建仲之為人亦正中其實矣其於義理未透此等人多是老莊為崇用功於吾學例不際邃何怪其未透耶要當取所長耳

携放成而訪隱成所得當更不淺耶放成心事誠不可曉隱成昔於試場中望見其標迥脫凡俗之外如今久處林下必養得尤超異恨不得造見之也 并退溪集

成大谷運養德山林徵辟不起人莫敢窺其涯際退溪獨不之取曰大抵老莊為崇鄭仁弘亦以此攻退溪盖仁弘嘗為報恩縣監從遊大谷有素故謂之師門今觀大

谷集則有虛夫賛辭鄕記皆方外語也南冥大谷嚬世
高士方丈俗離爲東國箕潁不幸鑄出一仁弘汚蔑淸
風豈不爲千古笑端乎 澤堂集
門人林悏字子順號白湖羅州人早歲有志于學負笈從
先生于鍾山之下受中庸仍入俗離山累經寒暑而先
生亦不待之以外有荅詩曰妙年耽學着功深七字題
詩擲地金別後相思如見面玄宵皓月到天心觀此一
絕取重於先生槩可知矣 白湖集跋

洪仁祐

字應吉號耻齋南陽人正德乙亥生 中宗三十二年丁酉司馬 明宗甲寅卒年四十 宣祖朝用子進勳追 贈議府院君

公生有美質温良莊重未弱冠而能振拔流俗毅然有守死善道之志律身制行一遵小學鷄鳴而起盥櫛危坐竟日夜嗒然几案間無雜書常目在之者猶心經近思錄而於中庸首章大學誠正修三章盖自力焉究索體驗爲一生施功之地言行一致表裡無間以至傍置白黑豆驗其一念之所發隱微幽獨之地工夫嚴密無愧

於息有養瞬有存之訓要之其學實見得千差萬別都

一本中出來分明故其一言一行無非截然整整齊齊

觀其答史官尹殿輔書卒之問與程伊川答溫公給事

中之問相類此等以嘿之節在大賢猶或難之其與一

時泮宮論事不激不婾動有經據使有為國以禮底氣

像

公所與遊皆當時名賢如盧蘓齋守愼許草堂曄最有道

義麗澤之益當　仁廟在儲聖學日就蘓齋為宮僚書

筵講論或有疑義就公正之公辨釋精明資益甚多徐

花潭嘗云多聞志學之人可與進步者惟洪某一人

公最後師友退溪先生其所論難多是操戈入室故老先
生有云每與接語深覺洗去蒙滯又曰古人雖在服中
講學往来書簡未嘗廢此後雖在庐所望勿廢相問先
生有望於公之警益如此
羅整菴欽順分人心道心為性情體用之别世之過於高
明者又從而為之説而立赤幟焉公獨之非以
為作两服看最是錯認羅公之學未可謂盡出退溪
深以為是
静庵趙先生逢時不幸未得究其設施其志行之迹人皆
指為禍門而闕於編次公惧其愈久而遂泯無傳據事

據實撰次行狀使他日秉筆者有所考據

公為親之故雖屈意舉業而亦不屑屑焉

公齋號初用敬字後易以恥草堂問其故荅曰點檢從前歲月了無一得將恐未免為流俗中人以故易之庶有所免其後又作居室箴以自警曰甯得甚麼其提省日進之功皆類此也

己卯之後姦兇餘孽繼搆仇善之禍世之端人正士流放竄殛極其酷烈門生知舊號以道義相講劘者改頭換面做若平生素昧者然過其門而不顧者滔滔公特立其間不攝不撓雖海島絕塞之遠因人寄問切磋勸勉

意極繾綣有何可不信一命字不行遠懷等語其他

鄉善士之喪吊死問生禮所當為者不避時忌曲盡情

禮人亦不得以此而餉禍於公信乎朱夫子所謂人品

相越真不啻九牛毛而如公者求之今古絕無而僅有

并洪可臣撰碑

在龍門寺抄書小學有老衲曰自剃髮閱書生多矣獨公

危坐夜不眠曉起盥櫛終日靜坐一室默不言何哉余

笑曰非敢為異事也

初二日讀大學家人曰君必冠帶服直領有何可尊者耶

余曰上則天臨有赫下則地載余身幽則鬼神有監明

則人必可敬雖獨處我亦人也況與君對居則君可敬
讀聖賢書則遺訓可敬是以如此耳
金相慕齋謂家君曰君之子果有志學問頗有操行而俗
流甚嫉之云聞來甚愧過情之譽中心忸怩不已不已
有一友謂余云掌務官曰洪某每於食臺何以後於人乎
盖譏之也余曰吾之君子不以人議而易其所守况余
非有意於徐步自少習性如此雖欲速行難卒改奈何
十二月十二日諸從弟請余曰來春登極別試可為擧
業荅曰通塞在天出處有義何必違己以求之况年來
心事自無汲汲於試違雖余之志亦不可奪奈何爿日錄

嗚呼惓惓孝友之實懇懇樂善之誠燁燁才華之美孶孶學問之明天之何爲旣賦君以如是之厚而乃獨壽之嗇而禍之酷耶 退溪祭文

洪恥齋仁祐嘗遊關東有錄退溪先生跋其後恥齋沒後十餘年退溪遇其遊山時同行僧人書贈曰余友洪上舍應吉求道甚切不幸遭親喪過毁滅性痛哉應吉曾示余以金剛山遊錄余爲之叙題今不復能記東歸船上偶逢一僧乃所與遵遊山者能言當日探歷事余感涕久之聊以一詩見情云楓岳久聞天下勝洪君可惜後來賢盪胸曾喜憑遊錄隔世今嗟遇伴禪只爲相從

同學道非緣長往獨求仙冷烟昼雨驪江上 着平生

思惘然 東閣 靜記

國朝名臣言行錄外集卷之四

李滉 退溪先生文純公

字景浩一號陶叟眞寶人弘治辛酉生 中宗二十三年戊子進士甲午登第賜暇湖堂歷兩司玉堂舍人典翰癸丑 特陞大司成除副提學 宣祖初服拜禮曹判書判中樞府事官至左賛成典文衡庚午卒年七十 贈領議政配享 宣祖廟庭從祀文廟

先生生纔半歲失其所怙年未齠齔已好讀書雖無父師勸勉程督之勞而日謹課誦不敢少懈應對拜跪温恭恪順見者已知非常兒矣 言行摠錄

壬申受論語于叔父松齋公至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惕然
自警曰人子之道當如是矣一日將理字問松齋曰凡
事之是者是理乎松齋喜曰汝已解文義矣 年譜
先生讀論語小學等書益自警悟惕厲言語動止必以禮
法既又將觀經傳兼通性理諸書已見大義於聖賢事
業存心服膺其羣居斂衽端坐或觀書或靜默以終日
未嘗爲閑話雜說人皆敬畏之雖有不檢者亦斂躬自
飭無敢亂 言行總錄
已卯有詠懷詩獨愛林廬萬卷書一般心事十年餘適來
似與源頭會都把吾心看太虛 年譜

癸未始遊太學時經己卯之禍士習浮薄見先生學止有法人多笑之所與相從者惟金河西麟厚一人而已未幾先生還鄉河西以詩贈別有云夫子嶺之秀李杜文章王趙筆 涪溪記聞

先生早失先子大夫人寡居窮甚其應擧決科實爲便養計也適坐舅罪不許臨民之官未幾大夫人下世每懷蓼莪風樹之感門人語及養親之事則必蹙然稱罪人生日不設酒食子孫不得獻壽觴悄然終夕 語錄

壬寅拜弘文館副校理入侍 經筵啓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規模東漢光武不尚外戚而及其亡也專由於

外戚之手創業之君親立規模而子孫不能守之以誤
國事章帝亦賢君而其時始有外戚專權之漸凡讀史
須看治亂之所由然後有益矣

癸卯除禮賓寺副正不赴先生後與曹南冥書云某自少
徒有慕古之心緣家貧親老親舊强使之由科第取利
祿某當時實無見識輒為所動偶名薦書汩沒塵埃日
有不暇他尚何說哉其後病益深又自度無所猷為於
世始乃回頭住脚益取古聖賢書而讀之於是惕然覺
悟欲追而改途易轍以收桑榆之景乞身避位抱負墳
典而來投於故山之中將以益求其所未至庶幾賴天

之靈萬有一得於銖累寸積之餘不至虛過此一生其
十年以来之志願而　聖恩含垢虗名廹人自癸卯至
壬子凡三退歸而三召還以老病之精力加不專之工
程如是而欲望其有成不亦難乎
乙巳　明廟即位上疏請許倭人乞和先時庚午歲三浦
倭奴作亂殺主將至是倭人屢乞和朝廷因前事更郤
之先生憂其啓釁搆禍上疏論之其略曰往者島夷蛇
梁之變不過狗鼠之偷耳既殺賊徒而郤之又掃留館
而逐之國威既震王法亦正彼乃恒感赧德革心改過
俛首而祈哀搖尾而乞憐王道蕩蕩不逆詐不億不信

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方今天變見於上人事關於下大禍重疊國運艱否此東方何等時也且國家已與北虜構釁設使南北二虜一時俱發則將何所恃而能辦此乎聞朝廷絕倭之請心竊愧歎以為此事關百年社稷之憂繫億萬生靈之命願以臣此章宣于 慈殿博謀在廷之臣折衷而審處之并年譜

十月右相李芑請開啓曰近日定罪自上不動聲色各適其當人心咸服時尹任柳灌柳仁淑李煇李德應伏極刑朴光佑郭珣鄭希登杖死李霖羅淑遠竄鄭源李若水李若海金鑄盧守愼李中悅削奪官爵放汝昌權撥宋麟壽韓淑李震金振宗沈巷李彥迪罷未幾李霖羅淑鄭源李若海金儲李中悅皆賜死朝士雖多坐罷者而亦有所

未盡此臺官必未及見聞也李天啓李滉權肳李湛無異於全儲輩丁璜亦止遞而不罷請與彼同罷 上允之天啓以下五人皆削奪官爵過十餘日芭復啓曰吏聞見則李滉非不知是非者也請還收削爵之命盖芭之姪元祿亦言滉之恬退不與時論也 上命叙用_{未聞}

雜記

丁未秋先生病退在鄉拜弘文應教承召赴京舟到陽根始聞良才壁書之變未及城堂吏以朝報來示則大禍已作矣一時名流或死或竄先生進退維谷黽勉供職方謀乞外而未得其便未幾鳳城之獄又起方玉堂上

劉也先生知事不可救獨無一言未久移疾不出仍出守丹陽上劉之時先生在玉堂故人以是疑之

陳復昌柄用之時亦外慕先生欲令來見而竟不往復昌深啣之嘗過其門適有難避之勢乃見之復昌屣履下庭迎之大以來見為幸乃曰聞君出宰諸人會餞云我將往焉其新拜副學自閤下直來瞿然自失不待行期即啓程出城數日果啓請 上以丹陽殘弊久不得人且已赴任不可還召故寢其啓先生語是事深以見小人為辱（川語錄）

先生治郡誠信懇惻政事清簡吏民多便之郡地多奇勝

龜潭島潭等處乞佳先生於簿領之暇游陟吟賞蕭然有出塵之趣年譜

其收賦於民也雖甚輕約而若民所當爲者則亦無所增減不爲違道干譽之事其待吏民一以誠信不逆其欺詐也語録

先生治丹陽政令無可稱及其去也吏人欲修理衙舍入見房牖塗紙明潔如新絶無涕唾點抹吏民大服澤堂別集

癸丑大司成閔箕以赴京遆大臣啓請以堂下官能文有才行者擇差乃以先生擬差通文四學諭諸生其略曰學校風化之源首善之地士子禮義之宗元氣之寓也

國家設學以養士其意甚隆師生之間尤當以禮義相
先師嚴生敬各盡其道自今諸生日用飮食無不周旋
於禮義之中惟務更相飭勵湔濯舊習推入事父兄之
心爲出事長上之禮內主忠信外行遜悌以副國家右
文興化設學養士之意未幾謝病而歸年譜
左相尚震啓於經席曰李滉持身淸簡在京之時蕭然若
寒士宜可徵之知經筵事趙士秀曰滉之爲人可扶淪
俗朝廷不可久棄也　上下手札諭之曰惟爾卓越淸
簡間世文華不貪功名閑居村巷嘉其恬退之志常冀
其返落之日而誠乏求賢不仕于朝予心缺然未忘于

懷予雖無周文之德爾豈好富春之隱斯速上来以副予懇求之意 東閣雜記

先時庚戌始卜居于退溪之西丁巳得書堂地于陶山之南至是堂成凡三間軒曰巖棲齋曰玩樂精舍七間名曰隴雲先生每至陶山常居玩樂齋左右圖書俯讀仰思夜以繼日家貧蔬糲僅充而攻苦食淡他人視之疑其不堪而先王裕如也盖先生於道所見益親所造益深有以自樂而忘外慕故雖處窮約之中而能怡然自得不知老之將至也其後學徒於精舍之西築室以處名曰亦樂取論語自遠方来之義也

奇大升明彦以天命圖四端七情分屬理氣離析大甚是

理與氣判而爲兩物七情不出於理四端不乘於氣語意不能無病以書來辨先生荅之其略曰四端情也七情亦情也均是情也何以有四七之異名耶來喻所謂所就而言之者不同是也蓋理之與氣本相須以爲體相待以爲用固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然所就而言之不同則亦不容無別且以性之一字言之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此二子所指而言者何在乎將非就理氣賦與之中而指此理原頭本然處言之乎由其所指者在理不在氣故可謂之純善

無惡耳若以理氣不相離之故而欲兼氣為說則已不是性之本然矣夫以子思孟子洞見道體之全而立言如此者非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誠以雜氣而言性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也至於程張諸子不得已有氣質之性之論亦非求多而立異也所指而言者在稟生之後則又不得以本然之性混稱之也故愚妄以為情之有四端七情之分猶性之有本性氣稟之異也然則其於性也旣可以理氣分言之至於情獨不可以理氣分言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何從而發乎發於仁義禮智之性焉喜怒哀懼愛惡欲何從而發乎外物觸其形而

動於中緣境而出焉爾四端之發孟子旣謂之心則心固理氣之合也然而所指而言者主於理何也仁義禮智之性粹然在中而四者其端緖也七情之發程子謂之發於中朱子亦謂之各有攸當則固亦兼理氣也然而所指而言者則在乎氣何也外物之來易感而先動者莫如形氣而七者其苗脉也四端皆善也故曰無四者之心非人也曰若乃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七情本善而易流於惡故其發而中節者乃謂之和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心已不得其正矣由是觀之二者雖曰皆不外乎理氣而因其所從來各指其所主而言之則謂之某

為理其為氣何不可之有乎大抵義理之學精微之致
必須大着心胷高着眼目切勿先以一說為主虛心平
氣徐觀義趣就同中而知其有異就異中而見其有同
分而為二而不害其未甞離合而為一而實歸於不相
雜乃為周悉而無偏也今之所辯則異於是喜同而惡
離樂渾全而厭剖析不究四端七情之所從来槩以為
兼理氣有善惡深以分別言之為不可是則遂以理氣
為一物而無所別矣近世羅整庵倡為理氣非異物之
說至以朱子說為非是混尋常未達其指不謂来喻之
意亦似之也夫講學而惡分析務合為一說古人謂之

鶻圇吞棗其病不少如此不已駸駸然入於以氣論性
之弊而墮於認人欲作天理之患矣奚可哉近看朱子語
類論孟子四端處末一條正論此事其說云四端是理
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古人不云乎不敢自信而信其師
得是說然後方信愚見不至於大謬乃敢粗述區區以
請敎焉明彥又逐條辨論往復數三明彥始悟前見之
誤盡棄其說而從先生作四端七情說云并年譜
以李滉爲同知中樞府事有　旨予以不敏乏好賢之誠
自前累召每辭以老病予心不寧卿其體予至懷斯速
上來滉自少志道晩境尤勉勵學問甚精密不樂仕宦

艱進易退時人仰之若泰山北斗至是元衡既死士林
想望治化及召滉之 命一下人皆欣忭
丁卯以李滉爲禮曹判書滉守道山樊人望日重 明宗
召不至末年召滉使接待華使滉乃至未及拜命 明
宗昇遐滉因在朝撰 明宗行狀及拜宗伯乃辭以疾
上曰聞卿賢德久矣如此新政之時卿若不仕豈安於
心乎宜勿辭滉終無供職之意李珥謂滉曰 幼主初
立時事多艱揆之分義先生不可退去滉曰道理雖不
可退以吾身觀之不可不退身既多病才亦無能爲也
時成渾拜叅奉而不來座客有言成渾何以不來珥曰

成渾多病不敢從宦若強之仕則是苦之也滉笑曰叔獻（珥字）何其待成渾厚而待我薄耶珥曰不然成渾之仕若如先生則一身私計不足恤也使渾趍蹌末官何補於國若先生在經席之上則為益甚大仕者為人豈為已乎滉曰仕者固是為人若利不及人而患切於身則不可為也珥曰先生在朝假使無所猷為而 上心倚重人情悅賴此亦利及於人也滉不肯（并石潭日記）

明宗之喪先生以五禮儀君臣喪制多不倫欲依朱子君臣服議參酌更定諭諸禮曹參判朴淳難之議遂寢

先生嘗以人君不識人之體段故天地萬物與吾不相干

一膜之外皆為楚越故今 上即位之初請講西銘[幷]語錄
恭憲大王請諡行狀卽退溪製進也勘定時齊會 慶福宮之春秋館藏蕪春秋者皆在列坐中未能記只記金參判重晦公與焉行狀之末有 王之先兄 崇靖王母族有被罪死或流竄者盡推恩伸雪放還之語坐中多以 崇靖王母族被罪天朝所不知今不須提起此語令天朝知之也退溪曰諸君意如此則此一段可刪卽於坐上抹去仍曰此實 先王盛德事雖諱之天朝我國則所當明載國乘令後世知之也云 月汀漫錄

先生引病南還是時 大行未葬人皆疑其去就先生曰

昔孝亭以煺章閣待制不待孝宗發引而行義所當去

不得不爾也 墓誌

禮曹判書李滉解官歸鄕滉累辭以病乃許遞職明日滉

不辭朝而歸議者或以 山陵日迫不會葬而徑歸爲

非矣蓋滉學問精詳人以大儒目之望其輔 幼主致

太平而滉自謂無經濟才故難進易退如此 石潭日記

先生東歸時議紛紜奇明彦以書來問先生答之略曰

因山慘慽 廞衛載臨百僚趨𡒄普展哀痛病臣無路

來依古寺適得來書責以古義畫死何言其之爲人不

亦異乎某之處身其亦難矣何也大愚也劇病也虛名也誤恩也以大愚而欲實虛名則爲妄作以劇病而欲承誤恩則爲無恥夫挾無恥以行妄作於德不祥於人非吉於國有害某之不樂仕常退身豈有他哉古之君子明於進退之分者一事不放過小失官守則必奉身而亟去彼其愛君之情必有所大不忍者然不以此而廢其去者豈不以致身之地義有所不行則必退其身然後可以循其義當此之時雖有大不忍之情不得不屈於義所掩也道同者不言而相符不同者千言而不喻身居臺上方能辨臺下人曲直不知公意於此二者

何是何非何取何舍毋惜有以辱教之云
戊辰七月入都八月上疏陳六條其一曰重繼統以全仁
孝其二曰杜讒間以親　兩宮其三曰敦　聖學以立
治本其四曰明道術以正人心其五曰推腹心以通耳
目其六曰誠修省以承天愛三條曰帝王之學心法之
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然舜之此言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
危微之故但教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後之人雖
欲據此而真知實踐乎道殆亦難矣其後列聖相承至
孔氏而其法大備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

是也臣請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色日用
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事變之多莫不有至
實之理至當之則存焉即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
之不可以不博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慎辨
之不可以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四者之中慎思尤
為重 殿下既已啓其始而發其端矣臣請因其積累
之功至於歲月之久功力之深而一朝有豁然貫通處
則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真知其然而不迷
於危微不眩於精一而中可執也此之謂真知也臣請
復以力行之事言之誠意必審於幾微而無一毫之不

實正心必察於動靜而無一事之不正修身則必脩於一辟齊家則無狃於一偏戒懼而謹獨強志而不息斆者力行之目也願　殿下隨時隨處念念提撕件件兢業萬累衆欲灑滌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礱於至善食息酬酢涵泳乎義理懲窒遷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不離於禮法叅賛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積真之多歷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四條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無他歧之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周衰以後道術不明邪慝并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難化也

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行於彝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
路也故臣愚必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者為新政之獻焉
然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本乎人君躬
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教者本也追蹤
乎法制襲美乎文物依倣比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
末在所後而緩也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為甚老
莊之虗誕或有耽尚而侮聖蔑禮之風間作管商之術
業幸無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痼鄉原亂德之習濫
觴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患燎原於舉子之逐名
而況名途宦路乘機抵巇反側欺負之徒亦安可謂盡

無也以此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不幸而 主
上向道之心少不如初則凡此數等之人必有雜然並
進百端攻鑽一爲所中便與之俱化矣伏願 殿下執
志如金石貫始終而無渝明道如日月廓氛陰而同于
常久不已則待興之士自新之民皆升于大猷向之羣
邪雜匿亦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矣

九月己酉入侍夕講時有籍軍之擧先生啓曰纔經 山
陵又經天使歲且未稔籍軍非時也仍於 榻前出劄
展讀大意以爲搜兵補闕在所當急但去年以來 國
恤 山陵非役迭仍八天使踵至民生困弊今年又有

風旱之災飛煌蔽天四方憂災恤旱之報相繼不絕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政以為救民之計方且家搜戶括脅驅侵督急於星火邦本寧不動搖臣愚以為不如姑停以待年登民息而後為之於義為得又言古之聖王使宮中之事外庭無不預知宦官宮妾皆領於冢宰諸葛亮告後主曰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不可偏私使內外異法亦此意也若以為內間之事非外庭所得知則甚不可也因別錄朱子上孝宗封事中一段自古先聖兢兢業業止遺風餘烈猶

可爲後世法程之語以進詩有老 人石尚宮者自
先朝頗有交通于預之罪爲臺諫所論故先生及之
上皆納之 命傳軍籍
十一月戊申入侍夕講是日畢講小學先生啓曰小學大
學爲聖學之始終當溫故而知新小學今雖畢講亦常
念可也古語有之爲學工夫不患其不能進前而患不
能退步退步云者非爲退而不爲也舊日所學常念不
忘之謂也溫故之功深至則知新之功亦不出於此矣
并年譜
十二月李滉進劄上聖學十圖一太極圖二西銘圖三小

學圖四大學圖五白鹿洞規圖六心統性情圖七仁說
圖八心學圖九敬齋箴圖十夙興夜寐箴圖 上以為
甚切於為學 命作屛帖以觀省 宣廟寶鑑
判中樞府事李滉講於 文昭殿正 太祖東向及昭穆
之位不從 上之初卽位也英明穎悟一國顒望聖德
之成就未幾流俗之說日聒于前 上意已染俗見李
滉承 召入京雖加寵敬而無虛懷典學之志滉或啓
于經席或上疏章每以聖賢之學勉 上 上優容而
已終無反躬之實滉本執謙退又見言不採用歸意益
決乃集先賢所作之圖補以已意為聖學十圖以進議

可為後世法程之語以進詩有老 人石尚宮者自

先朝頗有交通干預之罪爲臺諫所論故先生及之

上皆納之 命停軍籍

十一月戊申入侍夕講是日畢講小學先生啓曰小學大學爲聖學之始終當溫故而知新小學今雖畢講亦常念可也古語有之爲學工夫不患其不能進前而患不能退步退步云者非爲退而不爲也舊日所學常念不忘之謂也溫故之功深至則知新之功亦不出於此矣并年譜

[illegible]滉進劄上聖學十圖一太極圖二西銘圖三小

學啚四大學啚五白鹿洞規啚六心統性情啚七仁說啚八心學啚九敬齋箴啚十夙興夜寐箴啚　上以爲甚切於爲學　命作屛帖以觀省（宣廟寶鑑）

判中樞府事李滉講於　文昭殿正　太祖東向及昭穆之位不從　上之初卽位也英明穎悟一國顒望聖德之成就未幾流俗之說日聒于前　上意已染俗見李滉承　召入京雖加寵敬而無虛懷典學之志滉或啓于經席或上疏章每以聖賢之學勉　上　上優容而已終無反躬之實滉本執謙退又見言不採用歸意益決乃集先賢所作之啚補以已意爲聖學十啚以進議

論精詳滉曰吾兦報國止此而已至是 仁 明兩廟
將祔 文昭殿殿之祫享位次 太祖居北面向昭穆
東西向而殿宇南北短東西長 仁 明祔而祫享則
殿窄不容故大臣欲拆開殿宇補其南以容加設之位
滉以爲古者祫享之位太祖東向昭穆南北向我朝
宗廟無祫享之儀只於 原廟即文昭殿有祫享而位次非
古若因此會正 太祖東向之位昭穆南北相對則無
拆開殿宇之弊有因俗反古之美遂作圖爲說進之
上下其議于大臣大臣不好古固執以爲 原廟不可
施古禮且此位之設已過百四十年今若遷變則 祖

宗之靈亦必駭異議遂不行李珥聞之歎曰今之望有為者其計左矣如欲有為當有變革今者百四十年已設之位尚不還則況況百四十年已行之法乎窮則變變則通今者窮而不變吾不知之矣石潭日記

李文純之乞退也 上引見問所欲言對曰古人憂治世而危明主蓋明主有絶人之資則以獨智御世而有輕忽羣下之心治世無可虞之防則驕侈之心必生此其可惧者也 聖質高明經席之上通貫文義羣臣才智不足以滿 聖意故論議處事之間不無獨智御下之漸臣前日進啓亢龍有悔之言頋常留念夫平平極則

必有生亂之漸今時則然也又曰我　祖宗深恩厚澤功德嵬嵬但士林之禍起於中葉廢朝戊午甲子之禍不須言矣　中廟朝己卯之禍賢人君子皆被大罪自是奸人得志邪正相雜報復私怨之時必以為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幼冲權奸得志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既往之事言之者欲為將來之大誡也且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見用君有過則諫之有失則爭之人主必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乘隙而逢迎之今新政之初凡所諫爭皆屈意從之無大過矣而　聖心或移安保其如今日乎如此則邪正勢將相分而奸人

必勝矣唐玄宗開元大寳之治亂一君之身行事如二人者其初與君子合而終無小人合故也　上常鑑戒于此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此　宗社臣民之福也上曰卿於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在天臣之位者皆清愼六卿無邪慝之人至如首相李浚慶當危疑之際不動聲色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誠柱石之臣所當倚重者無出於此人　上又問學問之人對曰此難言也程門如游酢楊時謝良佐張繹李籲尹焞諸人不爲不多而程子不敢輕許以有所得豈敢上欺　天目以某人有所得乎如奇大升博覽諸書於理學所見亦超

諳然但收斂工夫少耳 東閣雜記

庚午十二月丁酉命兒子寯書遺戒一令辭禮葬二勿用碑石其後略叙鄉里世系志行出處如家禮中所云此事若托他人製述相知如奇高峰必張皇無實之事以取笑於世故嘗欲自述所志先製銘文其餘因循未畢草文藏在亂草中搜得則用其銘可也又曰人之觀聽四方環立汝之行喪非他例也凡事必須問於知禮有識之人庶幾宜於今而不遠於古其餘處亂家事數條

年譜

退溪病亟召門生與之訣子弟勸止之先生曰死生之際

不可不見命加上衣語諸生曰平日以謬見與諸君講
論亦不易事卒之朝令侍人灌盆梅夕整卧席扶起而
坐恬然而逝

退溪雖承　屢朝恩眷官至崇品非其志也嘗戒子寯勿
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陶晩隱眞城李公之墓
南冥曺植聞而哂之曰退陶不足以當此號如我輩稱
為隱士猶有愧也并東閣雜記

十二月辛丑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李滉卒滉性度溫醇
粹然如玉少以科第發身晩乃志乎性理之學不樂不
仕宦乙巳之難李芑忌其名奏削官爵人多稱枉芑還

奏復爵滉用權奸執柄无無立朝之意拜官多辭不就
明廟嘉其恬退累加其階以至資憲滉卜居于禮安之
退溪因以自號衣食僅足味於淡泊勢利芬華視之若
浮雲然季年築室于陶山頗有林泉之趣　明廟末屢
下召命滉固辭不至　明廟以招賢不至歎爲題　命
近臣賦之又　命畫工摸滉所居陶山爲畫而進之其
敬慕如此滉之學因文入道義理精密一遵朱子之訓
諸說之異同亦得曲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居閒
處獨典墳之外他無掛懷逍遙水石間吟咏性情以寫
蕭散之興學者有問輒罄所得亦不聚徒以師道自處

也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其於出處進退辭
受取與之節不敢分毫蹉過人有所遺非其義終不取
其僑居漢城也隣家有栗樹數枝過墻子熟落于庭滉
恐兒童取食拾而投之墻外其介潔不可尚已今　上
初卽位朝野顒望至治士論皆以爲非滉不能成就
聖德　上意亦屬於滉滉自度才智不堪當大事又見
世衰俗末儒子難以有爲　上心求治不誠大臣又無
學識無一可恃故懇辭爵祿期於必退乖逐陶山言不
及時政與情猶望其復起而滉遽卒朝野痛之訃聞
上震悼　命贈領議政塟以一等之禮滉子寯以遺言

辭禮奏朝廷不許太學諸生共具賁爲文往祭之滉雖無別著之書而議論之發揮聖謨闡揚賢訓者多行於世 中廟末有花潭處士徐敬德亦以道學名世其論多認氣爲理滉病之爲說以辨之辭旨明達學者信服焉滉爲世儒宗趙光祖之後無與爲比滉之才調器局雖不及光祖至於深究義理以盡精微則又非光祖之所及矣 石潭日記

先生天資穎悟神彩精明性幼端慤不喜押弄長好學問養以道義故聰明正直孝悌忠信而精純溫粹不露圭角氣和而毅辭婉而直學博而要行全而篤清而不激

介而不矯慕古而不滯處世而不流先生之於為人可謂幾乎美且大安而成者也癯然若不勝衣而進道之志堅如金石翛然負出塵表而操守之功著於日用爵祿之榮惧若坑塹之陷已義理之真耽如芻豢之悅口學已成矣而汲汲乎如未能及德已修矣而謙謙乎若無所得古人所謂資稟既異而克養有道者將非先生之謂歟言行總錄

先生溫良恭謹端詳閒泰暴慢之容忿厲之氣未嘗加諸身心儼然有可敬之威儀溫然有可愛之容德無甚高遠之事而動容周旋自有人不可及之妙平易明白先

生之學也正大光明先生之道也布帛菽粟先生之文
也襟懷洞澈如秋月氷壺氣象溫粹如精金美玉凝重
如山岳靜深如淵泉望之可知爲成德君子（語錄）
先生鷄鳴盥漱衣帶必飭以省大夫人怡聲下氣婉容愉
色無所失至於昏定亦如之枕席之設衣食之飲必身
親爲之未嘗委諸侍婢與仲兄同居累年仲兄年長數
歲而事之甚謹嫂叔日夕相見必致禮敬多自遜避不
敢當大夫人嘗謂人曰人言子弟必待父兄之教未必
然也吾於此兒少無導養之方未嘗見其不冠不帶箕
踞偃臥之時云（言行摠錄）

先生十六七時已有志於學未嘗安肆怠惰爲舉子游
庠衣冠必整言動必謹其接人之際雖不立崖岸而自
有難犯之色肅然人敬而愛之嘗曰余自少雖有志於
學而無師友啓發之人倀倀數十年未知入頭下功處
枉費心思探索或終夜靜坐未嘗就枕仍得心恙廢學
者累年若果得師友指示正道則豈至枉用心力老而
無得乎 語錄

乙巳之變幾陷不測既而棄官東歸卜居退溪之上世味
益薄而讀書求道之志則愈堅愈確在京嘗得朱子全
書讀而喜之自是閉門靜居終日危坐專精致志俯讀

仰思要以真知實得爲務而其信之篤悅之深無異於
耳承面受由是所見日益精明所造日益純固於諸經
微詞奥旨如探淵採珠入海觀龍因其所已知益致其
精推其所未盡以達其餘盤錯肯綮之處悉皆爬梳剔
抉極深研幾求之未得則或諮於人得之於人則必求
之於心昔所未解者今悉爀釋下逮濂洛諸書更加沉
潛玩索優游涵泳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而見之於行也
於是世之稱薦者或以書法之精或以文章之妙或以
恬退或以清白其知者不過以爲明經飭行之人而已
朝命屢犂進退無恒而先生一心向道如水必東如矢

汪的如金百鍊要於朴實頭做工以求至乎大中至正之道不但欲以一藝一行成名而已

先生立不跛倚肩背竦直視瞻端正行步安徐發言精審無拘無迫不肆不怠完養積習表裡融徹周旋進退雍容中度至於飲食衣服尤致節儉人所不堪安之若性教子弟慈而義御家衆嚴而惠事長則不以貴老自息奉祭則不以筋力自惰處宗族必敦睦姻待賓友一以和敬親疎貴賤咸得其宜吉凶慶弔各稱其情家至屢空而未嘗求諸人君有所賜則必以分諸隣薄於自奉而厚於恤窮簡於治産而密於持己威儀容止之間事

物應接之際無不各得其理由是鄉黨服其化遠人慕其德賢者樂其道不賢者畏其義凡有所為必曰先生以為如何莫不諮稟而後行之識與不識咸曰退溪而不以官稱之蓋不敢以爵位為先生榮也并言行總錄

察訪公若至宅入門則常讓先生先生蹙然如不自容鞠躬而立曰何敢如是其坐也不分賓主必席坐一席怡愉恭謹之容粹盎於外望之令人生孝悌之心一日語及門生曰古人事兄如事嚴父出入扶持居家奉養以盡子弟之道今我只有一兄而未得盡其道可歎

先生家廟在溫溪里宗子無後姪子完當承祀而已定居

于他處安居田土以遷徙為難先生責以大義反覆曉諭完令其子宗道遷居以奉宗祀先生猶以為喜出其財力經始其家凡所以周恤安集者靡所不至宗家歲久頹落宗道欲修治而家貧無以為材先生令伐丘木以為用或以斬丘木為疑先生曰以之為私用則固不可若取墓山之木治先祖之宮以奉其祀則是肯搆之大者也有何不可乎嘗以墓田不厚宗子不能安其生為恨墓傍適有賣田者頗膏門族爭欲買占先生立約必令宗子買之有族其不能制欲竟背門約先生自傷德薄言不信於門族蹙然累日其人後欲謁先生拒之

不見

先生入公門必張拱疾趍未嘗緩步嘗爲三殿肅拜自始至終齊遫翼如未見有勞惓之色

先生居鄕凡調役征賦必先下戶而輸之未嘗有逋稽里胥亦不知有達官家嘗出坐溪邊樵夫來告曰栢林之禁進賜戶當之先生笑而不荅盖栢林在溪東令先生戶守之

陶山精舍下有魚梁官禁甚嚴人不得私漁先生每當暑則必居溪舍未嘗一到於此盖避是嫌也曺南冥聞之笑曰何太屑屑也我自不爲雖有官梁何嫌何避先生

曰在南冥則當如彼在我則當如此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不亦宜乎

訓誨子孫必先以孝經小學書略通文義然後及其四書循循有序未嘗躐等焉子孫有過則未嘗峻責譬誨諄複俾自感悟雖侍婢僕亦未嘗恠怒嗔罵閨門內外怡愉肅穆無所作為而萬事自理焉

教人一以性理之學或以科業來問則亦不苟辭而非所以勸也士子來適值科舉請留習科文先生曰凡肄業各有所欲習科文不須留此也

待門弟如待朋友雖少者亦未嘗斥名爾汝送迎必下階

周旋揖遜致其敬坐定必問父兄安否
先生對客飯喫未嘗有匙筋之殽其為飲食之節雖暑月只乾脯而已每食不過數三器雖壯者有所不堪而先生若啜膏粱嘗侍食陶山盤中只有茄菜菁根海藿無餘物設食必循家有無故雖客至亦不盛饌卑幼来亦不忽必預教家人以供之未嘗對客言之
先生嚴於辭受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予雖非不義之物辭其多而受其小嘗有獻山梁二首留一而還一其他類是若州縣官以交際之禮来饋亦不為苟辭
權公礩先生舅也其宅在京城西小門內嘗欲與之先生

辭不取後入都常僑寓他處未嘗居之
每有　除命必蹙然謂學者曰平生為虛名所累以至於
此吾雖欺欺天乎　命下雖移疾不起常坐不安席夙
夜憂惕以俟復　命如不得　允則或輿疾登道行且
上辭期於得　旨而後已丙寅春誠一在溪南草堂有
旨宣召先生曰爾須還去我方病辭何敢與人講論
先生之學一以朱學為的見人之尊陸學者必深排而痛
絶之盧蘇齋尊信固知已頗甚先生以整庵之學自謂
不淫於異端而陽排陰助左遮右攔實程朱之罪人也
與蘇齋書力辨之蘇齋終不以為然獨高峰奇大升與

先生合為作困知記跋以斥其學先生見之曰這議論
極明快甚不易
先生晚年年益高病益深而進學益力任道益重其莊敬
持養之功尤嚴於幽獨得肆之地平居未明而必盥櫛
衣冠終日觀書或焚香靜坐常提省此心如日方升（并隨
錄）
平生無書不讀而不雜以浮華虛誕之文無理不窮必歸
於道德仁義之實教人循循有序而於大本大原處亦
必指示無隱蓋以學者雖不得不急於切近之工夫亦
不可不察於道體之高深也然其為說皆切於日用非如

大軍游騎出遠無歸也晚復留意禮書討論遺傳參酌時宜以教學者未及著為成書至於格物致知之說則素排俗解之陋已著其說竟得高峰奇明彥書乃復研究始悟前說之差更為定論以報而先生已病矣不能手書只令子弟脫藁以送於諸所嘗與論辨處又於易簀前數日猶令取所證心經附註誤字處送于東都改正板本噫先生篤學一念炳然如丹之死不已亦見於此矣若其道德之高下學問之淺深非末學所敢與知而信道之篤好學之誠不愠不悔不厭不倦則雖日晦翁之世嫡可也

先生合為作困知記跋以斥其學先生見之日這議論
極明快甚不易
益高病益深而進學益力任道益重其莊敬
持養之功尤嚴於幽獨得肆之地平居未明而必盥櫛
衣冠終日觀書或焚香靜坐常提省此心如日方升并語
錄
無書不讀而不雜以浮華虛誕之文無理不窮必歸
於道德仁義之實教人循循有序而於大本大原處亦
必指示無隱蓋以學者雖不得不急於切近之工夫亦
不可不察於道體之高深也然其為說皆切實用非如

大軍游騎出遠無歸也晩復留意禮書討論遺傳叅酌時宜以教學者未及著為成書至於格物致知之說則素排俗解之陋已著其說竟得高峰奇明彦書乃復研究始悟前說之差更為定論以報而先生已病矣不能手書只令子弟脫藁以送於諸所嘗與論辨處又於易簀前數日猶令取所證心經附註誤字處送于東都改正板本噫先生篤學一念炳然如丹之死不已亦見於此矣若其道德之高下學問之淺深非末學所敢與知而信道之篤好學之誠不慍不悔不厭不倦則雖曰晦翁之世嫡可也

先生襟懐飄灑韻度清越每遇佳山麗水幽閒逈絶之處則或携壺獨往或命侶偕遊徜徉嘯咏終日而歸皆所以開豁心胸疏瀹精神資養性情之一事非偷閒玩景放意林泉之比也至於詩章字畫之妙特其餘事而典雅研精早有能穀晩年所作則皆剟華剁彩斂鍔韜鋒而沖澹𨗳與端方縝密如出兩手獲之者如寶瘡拱璧然亦可見所稟之厚所養之深而多能日進如此矣晩搆精舍於陶山以為頤神養性之所其篤意自得之趣備見於自撰詩記中非他人所能道也又製陶山四時吟及十二曲極言閒居味道無窮之樂以寓其懐蓋將

以是自老而 明宗晩年今 上初政眷注甚重旌招沓至先生瞿然如不自容每一 召命之下一爵秩之陞必披肝吐膽引義據禮以達其進受之難朝廷諒其誠懇或遞其官或不任職蓋以慰安其意而冀其必來也先生亦以君臣義重 諭旨懇切或到京師而亦未嘗久留蓋其一進一退一去一就如權之稱輕重如度之度長短錙銖必察不失尺寸非俗人淺見所能盡知而亦非可易以論也故嘗擧胡文定之語以告人曰人之出處語默如寒溫飢飽自知斟酌不可決之於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其於帝王格致誠正之學聖賢懲窒遷改之方則或因面
對或因啓劄或為圖或著說毫分縷析於幾微之際極
本窮原於靜密之中橫論竪說丁寧懇到無復餘蘊至
於 文昭一義請正 太祖東向之位定昭穆南北之
序庶幾因此復見三代 廟位向之正而卒未之行其
愛君憂國之心雖閒居未嘗一日而忘于懷每聞朝廷
一政事之失則憂形于色一舉措之得則喜見于言晩
年兩處非止於此深以輔養君德清源正本為當今急
務每遇當時之賢士大夫言之懇懇不已盖先生之於
道敬之如神明信之如蓍龜用之如菽粟服之如裘褐

故事苟得義雖被人非笑有不足恤當其招之而不来援之而不止上自廷紳下至韋布無不疑其大執而先生確然不易惟義之從故先生之所為世人固多不識而其行則可以質諸古人而無愧者矣故東人之望之也如祥獜之在乎郊藪儀鳳之翔于千仞日星于中天砥柱于奔波泰山喬嶽之巍然也然先生猶自謂以虛名取高爵處江湖縶朝籍最為平生之患故既進則乞退既退則請致或陳情或自劾無歲不然而末年援例上箋三乞致仕而不得則又於疾病之日遺誠勿立碑辭禮葬只以退陶晚隱號書於墓石嗚呼是先生平日

意也

摳衣請學之士日以益衆更進迭問無不隨人淺深從容

啓廸諄悉告諭提撕誘掖亹亹忘倦一以闡明心術變

化氣質爲先其言則聖賢之訓而其理則得於心其用

則散於萬事而其體則具於一身故終日所論不過乎

孔孟曾思濂洛閩閩之書而其出無窮語益親切不離

乎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己謹獨之事而擴而充之則

雖舉而措之國與天下可也由是遠方之士聞風與起

百舍重趼而至至於達官貴人亦皆傾心向慕多以講

學飭己爲事於是經書有訂議則凡俗學之膠固穿鑿

者叅互考證以歸於正啓蒙有傳疑則凡諸家之分合異同者旁通曲暢以盡其藴晦翁既没枝派遂分學者未必能守其的傳故理學有通録而學術有所統一朱書雖存編秩浩穰讀者未必能究其指趣故刪節其要語而聖學有所發端至於天命圖說則初因鄭處士之雲所撰而叅究濂溪子思之說攺其誤補其欠凡人物之稟賦理氣之化生粲然如視諸掌而静養動察之功寓於其中是皆有以滌世俗之陋習發聖賢之藴奧開後學之心目而其見於尺牘答問之間者明白協當精微曲折覼縷畢陳有以洽服人心至於中原道學之失

傳流而為白沙之禪會陽明之頓辯則亦皆拔根拔本
極言竭論以斥其非具見於白沙詩教陽明傳習錄跋
語若吾東方則非無志道向學之士而或拘於象數之
學或昧於義理之分近者騰理於口舌之間遠者馳心
於窈冥之域或聞道自以為莫己若者比比而然其能
博學審問精思力踐以求進乎斯道者蓋難其人先生
每痛歎隱憂以為吾道之病故其為學也先近小以及
遠大合精粗以兼內外知行互進動息交養耐煩喫辛
日乾夕惕而又不弛於嚮晦宴息之地中夜以起恒誦
四子心經等書以自策勵然先生蓋未嘗以是為足以

盡道也虛心遜志好問察邇己未有得則捨而從人言而中理則取善於己物我相資彼此交發而成己成物之道備矣 并言行總録

先生與學者講論到疑難處不主己見必博采衆論雖章句鄙儒之言亦且留意聽之虛心理會反覆參證終致於正而其論辨之際氣和辭暢理明義正雖羣言競起而不為叅錯說話必待彼言之定然後徐以一言條析之然亦不必其為是苐曰已見如此以為如何

人有質問者則雖甚淺近說話必留意少間而荅之未嘗應報而對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有戲褻之語

傳流而為白沙之禪會陽明之頗僻則亦皆拔根拔本
極言竭論以斥其非具見於白沙詩敎陽明傳習錄跋
語若吾東方則非無志道向學之士而或拘於象數之
學或昧於義理之分近者騰理於口舌之間遠者馳心
於窈冥之域或聞道自以為莫己若者比比而然其能
博學審問精思力踐以求進乎斯道者蓋難其人先生
毎痛歎隱憂以為吾道之病故其為學也先近小以及
遠大合精粗以兼內外知行互進動息交養耐煩喫辛
日乾夕惕而又不弛於燕晦宴息之地中夜以興恒誦
四子心經等書以自策勵然先生蓋未嘗以是為足以

盡道也虛心遜志好問察邇已未有得則捨而從人言而中理則取善於己物我相資彼此交發而成己成物之道備矣并言行總錄

學者講論到疑難處不主己見必博采衆論雖章句鄙儒之言亦且留意聽之虛心理會反覆參證終致於正而其論辨之際氣和辭暢理明義正雖羣言競起而不為參錯說話必待彼言之定然後徐以一言條析之然亦不必其為是第曰已見如此以為如何

人有質問者則雖甚淺近說話必留意少間而荅之未嘗應報而對雖文字言語之間未嘗有戲褻之語

先生於異端如淫聲美色猶恐絶之之不嚴嘗曰我欲看佛經以竅其邪遁而恐如涉水者初欲試其淺深竟有沒溺之憂耳學者但當讀書知得盡信得及如異端文字專然不知不妨也 亘言錄

先生本少宦情 中廟末年有大機関始決退休之意自是不能久留於朝廷而出處進退之義尤著於晚節隱然大勇壁立萬仞雖自謂奮育不能奪也嘗曰我之去就前後似異前則有 召輒出後則雖累被 召命不敢進蓋位卑則責輕猶可一出官高則責重豈可顧分義而冒進乎

初公深自韜晦雖専精學問而不發於言語文字至於朋友亦未知道學之儒也及其年益高德益卲充養既久精華自柄其實有不可掩者然後學者皆洽然尊師之其闡明正學開道後生使孔孟程朱之道煥然復明於吾東方者惟先生一人而已誌墓

先生曰吾於酬酢應接之間若太膠擾則恐未免實體間斷故於宴酌之招不樂也也盖前乎此者敬可知也本分之外不加毫末見成底便是義理此兩說先生每為學者言之

先生教德弘曰讀書箕學亦収放心之法

柳雲龍戊辰春言於德弘曰先生之意固非小子所能窺測然無一言及於時事外人頗有見溺不援之疑況今初政似有可爲之兆乎子盍爲我稟之德弘以是告先生笑曰我合下不解事只是病廢之人而已何能有言乎且格君之非大人之事豈我所敢當乎假使有大人之才德如不量時而動則無益於國家而有損於分義世或有言不見用徒蒙顯擢者誠爲可恥往者晦齋先生上十條疏特陞嘉善未聞采用疏中之一事此豈先生之心乎可謂今日之明誠矣我本孤陋屛居山野無一言可記無寸善可取反爲虛名所誤爵名稠疊已不

勝其愧懼矧更有一言以重虛誤乎昔介子推言於其母曰言者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焉用文之此言深有味已已之退言於人曰吾在都中病益深痼日且寒沍每念田畫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必死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之語常以死於城中為懼未嘗一日安寢及出都門心目豁開因自慰曰此後雖死於道中何恨之有 弁語錄

奇大升啓曰微臣於李滉李恒等見而知之曺植則不見不知而嘗因朋輩亦聞其人矣觀李滉議論則地位甚高祖述程朱故其所著述與程朱相近我國近來則如

此之人稀罕矣其性恬退自少不樂仕宦其居鄉恨為
艱苦云一時賢者不一其人而如此李滉則表表者也
頃日李滉啓辭隨所言而施行外人甚以為恍然其人
則賢者也安有必從吾言之心哉小臣微意以為進登
此人致之朝廷聽言則至矣優禮則極矣當察此人之
意而從之不但聽言而已也常念此人之賢每當政事
之際聖心以為此事無　　者得
嚴師而省念則甚好矣近來李滉所啓或 教之曰言
聽許從此人遂為畏縮而多有不敢當之意況甚詸侍
從之言雖以不關之事至此留難臣雖不能詳知而發

以古人之心豈得安心尊賢必自修身始急於修身則
不但此人在朝爲益君臣之間兩得其道也徒以外貌
尊寵羈縻則老病之人又安得苟容於朝哉　上曰其
言至當但近來猶難之意以爲未安者上何以知之今
此啓之至爲當矣此人借以古人言之何等人也可比
古之何人大升曰小臣迷劣何以測知肰以臣之見甚
不偶然年已七十所見亦高而不主張已見年少所言
亦必商量其觀古書少無執滯篤信程朱工夫純至古
人則不可知也東方學問之人自前朝至國初如此人
之文者蓋寡初上來時其上疏與程朱之書無異其學

問其工夫其議論一一皆是又曰其爲德也謙恭遜順無一毫自足舍己從人甚可貴也他日入侍之時自上暢問道理則其於帝王學問豈無啓沃之益又曰此人特觀古書而稟性疎淡自少恬退習與性成自 上屢召故上來而寒苦適意富貴無心心欲求退 上若用之則平生所學豈不欲展布于熙使之悠悠老於朝廷之上深以爲悶 高峯論思錄

南冥曰往年承 召赴京余訪李恒之于寓邸恒之謂余曰景浩由文章而入其學問誤矣余應曰其學問公與吾之所不知者公但論公之弓角而已吾但論吾之實

學而已何可與論景浩學問之淺深耶滿座門徒不喜吾言而多有不平之色矣一齋初習武讀大學終乃覓悟盡棄其業而讀書脩行南冥占文科初試講誦經書後入頭流隱居行義南冥歷舉其前所業而益欽先生之學問也如此 語錄

退溪未釋褐時往還京洛時嘗歷驪江之泛槎亭以謁慕齋退溪集中有自見慕齋始知正人君子之道之語驪州山僧持詩軸往謁退溪於嶺南中有慕齋企齋二老絕句退溪次韻曰二老仙遊知幾年僧來見我臘梅天自嗟疇昔登門客淚灑遺篇雪滿顛 月汀漫錄

二十九日往拜李大成深從容討論始知此人做學精力到人所未到處仍以鄭先生行狀寄余敬奉一覽益知先生之學與行也

初八日夕與時甫往拜柔浩公達夜論討深服此人優入高明之域可謂師也并此庵日記

庚午六月十八日讀退溪心經後論具說甚精當非聞道大儒焉能到此地位信乎吾東鄭圃隱後一人而已柳文節公日記

前月朴濟大濟来訪道退陶先生日記所錄曰先生記李自陰晴寒暑之節讀書講論之實靡不詳載不但此也

逐日之下記今日看破某書某疑見出某書某理改某過修某愆謹言謹行一一書之以自課篤實之學老而愈篤如此真可謂百世之師也書之于此時閱而歎慕之言之不足繼以喟然也（牛溪續集）

明宣之際豪傑繼起復振己卯之緒退溪為之冠明懲往轍一味謙退當時羣小流俗固有不悅而指摘者矣退溪深戒朋徒專意退修其學專以明道術闢異端著述編輯為務故世議無所加而儒風丕變國家有賴矣我國先儒皆無著述權陽村說經論學始有著述至於精微之論未有論著有之自晦齋始然莫如退溪之大備

其提撕學者隨病施藥四應不窮精悍至到懇惻切磨

詞意之間能使人感動左見其性德之深厚自朱子以

後學者著述甚多以文華潤色讀之使人意思悠然少

見契悟惟許魯齋立言近於程朱而不多傳若以退溪

集繼之朱子之後則雖真西山范蘭溪殆無以過之夫

心得之言與口耳不同讀者當自知之

栗谷論退溪多依樣之味又曰拘而謹今世學者執此而

少退溪嶺儒亦以此非栗谷以余觀之所謂依樣者非

若揚雄太玄法言假竊摹倣也朱子折衷百家定論萬

世退溪依其言學習心融神會如出己言其所論著皆

能發其餘蘊為之羽翼此乃善學朱子也栗谷一時與
花潭對擧之論之評後人執為嚆矢非栗谷意也
我國學者從事經傳之外須觀退溪集以為師資則以其
時近地同尤功於模範也或以退溪平日出處有所未
盡為疑此本鄭仁弘分門相攻之說不足據也然退溪
學問末年成熟勇退之節足以激厲衰俗即少時雖或
有浮沉差過處未可以此吹毛也
靜菴唱道一時風聲甚盛黨禁稍弛恰然歸向其講畫之
說未行於學者人人所欽向者亦不過聲聞而已陶翁
歛然斂退專以講習為業然一時士大夫非聖經賢傳

不觀非性理禮樂之說不談下至廝賤皂隷亦有以道學爲名絃誦溢於閭巷以至江外夷女爲夫服喪胡酋湯介爲父服喪朝廷皆旌異之東方學業莫盛於此時退老所做優於靜菴矣然不數十年大亂卒發宗周顚沛何哉道明於洙泗而不救周衰明於閩建而不救宋替此下焉故也然一脉培植以當大亂之衝者猶非天意哉 弁澤堂別集

成守璟 聽松先生

字仲玉號聽松忠純之子弘治癸丑生 中宗三十六年辛丑以遺逸薦授 厚陵叅奉壬子超内資主簿禮山縣監皆不就 明宗甲子卒年七十二 贈執義

先生生而異凡弱不好弄儼若成人天性至孝族黨皆稱爲孝兒旣知讀書便曉大義恒加程規日益將就退溪撰碣

銘

思肅公病淋出血先生方迎大醫試盡竒劑人力旣竆則中夜浴淨稽顙禱天請以身代之事祕人無能知者及

遺大故號天以絶絶而復蘇晝夜攀擗而哭哭不絶聲隣居聞者爲之隕涕曰人之聲氣用極則盡今此人三月而哭哭聲如初是知聲發於哀哀未盡故聲亦不絶也吾嘗謂人皆有子矣以今觀之彼不可謂有子而獨司憲公眞能有子也居廬三歲朝夕用豆脯祀勺粢米烹熟飮之至於菜果雖甚苦惡者亦斥之不納口成大谷運所記

守墓于坡州向陽里日三上食必哭盡哀躬執饌具不委童僕晨起掃塋域焚香拜跪暮亦如之祈寒溽暑不廢有客過其廬感其誠孝投詩而去詩曰成門有二子孝

行結家居啜粥誠槙日焚香笑徹雲禮神明朝與夕謁
墓曉夙曛一法朱文制當今此始聞
與弟守琮遊於静菴趙公之門俱有重名識者以英達許
其弟而至於敦厚華粹則咸推先生也太學諸儒欲疏
其居喪孝行于朝先生之友尚公震時居上庠止之曰
某兄弟力學之士也將期大成不可使一善之名早聞
於世也事不果上先生聞之稱其識量
侍母夫人居晨省昏定必具甘旨兄弟怡怡養志無違其
子貧窶不以爲意己卯之士聲聞太盛先生以爲憂且
自丁憂後身抱羸疾自度不能與世俯仰遂閉門不出

不事科業家在白岳山麓於園北松林中築書室數間扁曰聽松獨處其中日誦大學論語手寫太極圖以玩索造化之原自通書以下程朱之書悉類會抄錄常置座右以學為樂不以外物累其心邪淫之聲未嘗經於耳不正之色未嘗接於目也

嘉靖辛丑朝廷方舉遺逸慕齋金公將薦先生問于洪公奉世洪公曰朝廷欲求堪任百執事者耳成某則年垂五十不求聞達徵辟之下徒使斯人難於進退而相公亦被近名之誚不如且已金公曰朝廷薦賢雖未大用某待罪冏卿當薦一時第一流使姓名達于楓宸可也

他何足屑仍問子是成君執友可論斯人也位洪公對
曰成某資高學成竊謂守死善道斯人當之金公曰止
此而已乎其見重如此金公雖不果薦而朝廷竟授
厚陵叅奉謝恩而不就并碣銘
先生於聽松庭内不喜栽花木之爭春者獨於歲
雙松歲久龍身蟠屈鱗甲蒼然先生日日撫玩曰愛汝
不受風霜之侵使汝無此操吾未必愛汝矣彼蒲柳望
秋而先衰者見汝能無赧顔乎司諫郭伯瑜見時事大
去將解官歸耕欲見先生别去到聽松門先生不在因
題壁一絶其首句云慇懃好在兩株松歲晩風霜不

改容蓋以松之不凋比先生勁節有是作 成大谷所記
母夫人隨季子守瑛之官德山先生爲母寓于縣之伽倻
寺先生有膢家舊業在坡平山下牛溪之側卜居其中
扁其堂曰竹雨以爲終焉之計以母夫人故不敢歸也
其弟知先生求換積城縣先生始居于牛溪自是母夫
人或在積城或就牛溪先生覲省之外不出谷口其身
官滿先生侍母歸牛溪
壬子復徵遺逸特授六品階先生到京城或疑其老不當
出先生語人曰吾世臣也豈可偃蹇以辱君命病不能
仕則業已定矣但尋便一謝以答 聖恩可也謂之遺

遆則非其人矣于時廷議欲試以臨民之官同徵五人皆補外先生初拜内資寺主簿入京之日改禮山縣監謝恩而不之官吏曺欲授近邑冀其一就奏換兎山又換積城先生適疾作未能謝恩俄而母夫人得疾歸而

侍藥

母夫人卒哀毁致疾發必氣絶僅得支持猶廬墓終三年

先生以祠堂宗法自有禮制惟墓祭則國俗子女輪其節祀臨時齎送或不誠潔世代寢遠廢祀者多乃立墓祭之法優置祭田及臧獲搆屋墓下藏器有閣ysis有庫具餅有廳致齋有房凡百皆備以至床席器用之細

皆親加規畫無不精周爲之立籍以爲經遠之圖或曰
如此過厚後將至於廢弛先生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
後之替引在子孫賢否耳豈可逆料廢弛而先自怠之
乎節祀之時令奴婢齋浴掩口而具粢盛焉豈潔焉先
生又慮墓直奴婢後爲本宗子孫所侵奪乃並之以自
家奴婢且命其子曰汝當體我之心遺書子孫俾無侵
奪可也
先生自少多疾畏寒晚年益苦雖薄寒不敢出每値春秋
和暖命駕之田間田夫野老與之談話風詠而歸一室
圖書塊然靜處謝絕世故若無意當時四方風土人情

物宜靡不用知感時憂國出於至情嘗有所感出孟子好善優於天下及人不足與適也兩章而三復之曰嗟呼有能以此說進於吾君者乎顧語其子曰余幾於流涕也每聞郡縣催科輒歎曰吾民饘粥且不繼何以辦此不怡者竟日四方之士多造其廬而詳焉縉紳之宦于州縣適是邦者即其家存問休譽益盛而自謙益早每聞稱道退縮不受自歸坡山清隱後改牛溪聞民曰吾可爲之清隱亭并碣銘

庚申特除司紙領相尚震與之書力勸其出守琛答曰昔文立不薦程瓊知其性謙年老無復當時意故也公非

知我者耶竟不起及其卒也諫院啓曰守琛遺逸優授職輒謝病不仕杜門求志力行古道韜約以終身實一國之善仕當代之逸民請於其喪褒錫之 恩典以表

聖朝崇重節義之意上允之又命贈司憲府執義東閣

雜記

先生天分極高重厚忠信身長骨秀儀形甚偉喜怒不遽言笑有時望之儼然知其德器素志冲澹適出物表視世之所屑者不啻草芥也其學以反躬切己爲務以誠爲主未嘗輕以語人嘗謂學者道若大路而眩誤賢訓昭如日星知之不難要在力行以實其知耳言語之學

都不濟事又曰聖人之門聰明英邁之才不爲不多而
卒得其傳者乃魯鈍曾氏耳然則爲學豈在多言世有
能言聖人之學盡思而反之身也每勸人讀小學曰修
身大要盡在於此令人不讀是書懵然不識人道居家
何以事親立朝何以事君乎
先生安居靜養得力尤多益高明或閉戶獨卧經旬不言
或擁衾儼思夜分不寢每有意會輒欣然自樂語人曰
余老來讀書方知其味無窮使我讀書於今日則庶幾
有得而七十之年衰病俱極深可歎也教誨其子使至
於道嘗謂曰汝當讀書實踐謹守汝身教育二兒俾知

向方以傳家可也此二者吾所望也

先生兄弟四人友愛甚篤伯兄家貧常以酒食致養不絕其家家內外肅穆衆事自理凡有所爲盡其規畫必至於成就其外舅無嫡子只有孼息棄不省錄遺命以先生之次子奉其祀先生曰外舅又有先考非外孫所宜承祀請于妻母金氏欲取同姓爲繼後金氏不從請取孼子爲後不得已許之先生乃命名而俾奉祀爲財周給不遑自恤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皆賑助之至以臧獲分與兄弟朋友無難意

先生於飮食無所嗜好豆飯菜羹未嘗不飽晩年盤有重

國命去其二衣服只取周身常服狗皮裘綃紬之屬不以掛體嘗自贊曰其容枯槁其形亦古行年四十猶一布衣初心不駁終始無違

宅邊樹桑柘成林而不事養蠶或問其故答曰使余扶杖徜徉于其下綠葉成陰清風徐來如是足矣前溪魚蝦亦不喜漁也並行狀

先生生于門閥而絕紈綺之習長于都城而外聲利之求其出人之資高世之見自然有古隱君子之風士大夫咸高仰之以為先生之與陶隱居可謂千載神交而王子猷疎誕殆不足比特愛賞偶同耳退溪撰碣銘

先生在服任情過哀大致毀傷骨髓之疾乘虛而作歲久
彌篤醫藥所不能已者故廢棄舉業莫肯就有司試並
潛居恬養以調護自持為意此吾所同間而共知者也
然其微志亦未必專在乎此而人莫敢窺測先生少有
大志才器絕倫謂陶化一世身可任也及其學進識高
見吾衰道喪人心已訛國無善政大教不行風俗薄
日就卑污欲加挽回之力頓無地着手又況賢路崎嶇
士多失志邪正相傾禍機潛發當此時雖欲立身王庭
宣力此世躬道與時乖終莫能行其所學知時之不能
行吾志而苟慕榮名偷彼爵位是身雖顯而道則屈吾

心恥之不如斂藏而退不顯名聲棲息山野之間探賾
性理之奧修身獨善卒歲逍遙此先生之志也成大谷所記
先生神明渾厚不露圭角於事若無甚可否至斷以義理
則有凜乎不可犯者行己大方若不甚異於人而收束
檢制處確然自守味淡泊絶嗜慾常情所不堪而方且
綽綽然有餘性雖高潔接人無貴賤小大與之懽洽油
油然也人但見游心事外若無意當世而其傷時憂國
出於至性往往因書感事仰屋沈歎固莫測其爲何如
也碣銘
及門之士被其容接者如在春風中觀其眉宇鄙吝自消

聽其論談放心自守其言温厚平易無智愚皆獲其益
聞人一善輒歎其不可及見人過失未嘗面斥惟示其
微意使之漸化
有一上舍請書其先祖墓碣其文乃李季甸所撰先生默
閱良久曰子識李季甸所為乎對曰不知也先生曰南
秋江許翊傳載此人之事遂不復言其性恬其意不敢
復請
嘗手書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等語揭之座隅以自警
其有意會便欣然自樂曰讀聖賢書方知義理之無窮
優游涵泳自有滋然處然人問之則曰吾未能有得於

斯其教人必以質慤平白可踐行者未嘗敢作虛談誤
後生也 开碣銘
有業學者得四書章圖心恍之以示先生先生曰圖以象
之文以釋之凡義理之深奧難解處一見瞭然於心目
之間可謂詳且明矣然學者初無深思力究心得自悟
之妙而一朝卒然得是書觀之資口說以爲知則其所
知者亦無厭久存於心旣不存則又何據而力行之以
盡踐履之實乎亦宜戒之於是聞其說者知先生之學
務在心窮而得之不以得於口耳爲 大谷所記
其筆法不求姸媚惟以奇古老蒼爲主而墨氣高明自成

一家其得意時運筆神速妙若化工評書者推爲當代
第一此雖游戲之末而可想風標之出塵俗也人咸遺
墨以爲家寶焉其於文藻略不用工有時吟咏山家興
味得之自然非世之篆刻者所能及也
性不能飲飲一勺輒微醺〻輒高吟音韻滿室好看陶淵
明詩且說其爲人每有曠世相感之意也其殁也遠近
識者聞之嗟啅曰山林空矣
先生本源甚厚而充養完粹介不絕俗通不踰閑晦跡草
野罕接人事而不形之德得人心服賢者敬其實不肖
者慕其名譬如鳳凰芝草咸以爲端焉向風傾仰者亦

但見其氣宇宏深莫可涯涘而已至於踐履所造之域則鮮有深知之者 行狀

義軒旣邈去迭澆淳變契揚庭沮溺隱淪士各有志誰屈誰伸徃在前朝多士生國感會風雲成慶千一維此碩人白駒空谷坦腹幽貞其介如石松籟奕𧔥隴悅目時有翔㕍維其韞櫝濁流淸流無與渦龍名薦于天除書伊至踰坦不恭乘牛若戲責肰而來倏肰而返烟烟雲月時見復隱婆娑偃息歲月晼晚高竹我軒雨洗淸霜妙墨我池鬼變霆驚寄謝君房其知我未永矢佛諼洋洋樂泌不虞不患超世出類我念太史誰傳隱逸㡯

無落莫用根題俗 唱錄

或問穉松於其弟守琮曰如使穉松施設作爲何事業也守琮曰吾兄透脫實無一做事底手段也南冥聞之以爲知言云 德川師友錄

穉松高邁善其始終誠未去難見之人其逝可惜 止溪集

李珥啓曰徐敬德成守琛一時並出學問之功敬德固深而德器之厚守琛爲優故論者互分優劣 先王朝贈守琛爲執義贈敬德爲佐郎近日贈敬德爲右相而守琛之贈則不加焉士類以爲歉臣意加贈爲當守琛頑廉懦立之功眞可尚也已 上曰旣以爲賢者則褒贈

爲重爵之高下何關之有

經筵日記